

新大陸

89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05

二零零五年八月第八十九期

- 山東青年詩人專號
- 後非非寫作特輯
- 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

目錄

No.8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非馬	在自動洗衣店 二首	1
秦松	六月十六行 五首	1
紀弦	俳句二題／島之分類	2
卓琦培	懸崖上的松	2
張耳	軟席候車室敘事	2
黃伯飛	外內三章	3
張敏華	河姆渡遺址／廢墟中的貓	3
秀陶	夢	4
秋原	五月十四日那天	4
殷龍龍	暖冬，幾首詩	5
嚴力	不在其中 四首	6
徐江	彼時此刻／豹／和歌	6
向明	棉花糖 四首	7
榮惠倫	夏日草坡	7
夏野	詩的筆記迴蕩／落日	7
仲秋	下班回家／法魯賈	8
藍亭	加州小鎮	8
任知	心／失蹤的女人	8
遠方	社會問題系列之二	9
塞遙	悔悟	9
張文星	再現與偏移	9
林忠成	改良劑／流言／捷報	10
綠音	時代	10
仲彥	龍骨／石碾房	10
李雲楓	天使	11
三分夜色	白骨／失眠	11
唐德亮	我與群山一起奔砲	11
杜風人	丹田種樹	18
寒山石	星星一組	18
黃奇峰	華山紀遊／門前的迎客松	19
心水	苦戀	19
呂建春	歲月不敢挨近銅像	19
葉盛生	一比0／絕色女子／開花	22
藍斯	嬉雨的臉	22
熊國華	頂鵝的人	22

千瀑	也是夏日草坡	23
俗子	追隨著春天	23
李斐	地球的後門大開 三首	23
冬夢	初會大理	24
哲明	山的翅膀	24
和平島	白紙／伸出你的手吧	24
唐果	無題／我要管好……	25
王妍丁	夢幻之旅	25
姚園	在舌尖居住 二首	25
歐陽柏燕	番薯印象／釀／刀說	26
黃沛瑛	如果	26
明迪	夢裡夢外	26
李濱	演出 五首	27
游離	撫摸／良民	27
陳銘華	發爛渣／垃圾	28
黎可倫	炎熱／在香港大學的主樓上	28

山東青年詩人專號 12

後非非寫作特輯 15

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 20

譯詩

Kenneth Klein	Bush	29
秀陶	Thylias Moss 詩作選譯	29
秋原	美國散文詩系列④	30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	31

評介

秦松	詩的感性與文化知性隨想	32
任知	詩手則	33
寒山石	空谷回蕩的一聲天問	34
林忠成	多元混生詩叢林	35
劉耀中	蘭德爾·賈雷爾	36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越南三景：河內還劍湖、順化故宮、西貢市中心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何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西牧 (多倫多)
林德功 (三藩市)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非馬

在自動洗衣店

從塞得滿滿的袋子裡倒出
皺成一團充滿汗酸的
日子
放進洗衣機裡攪拌沖洗
然後烘乾扯平疊好
再一一擺回袋子
甩上肩頭吹著口哨回家

每個週末
他就這樣
用一包肥皂粉
和一瓶漂白劑
自己更新

祝你有張吊網床

有了一張吊網床
便滿天陽光滿眼清涼

馬雅人的甜夢
在兩棵綠樹間擺蕩

有了一張吊網床
便滿城燈火滿眼驚惶

懼高者的噩夢
在兩棟摩天大樓間擺蕩

註：南美洲的馬雅(Maya)人至今仍
睡在吊網床上。“祝你有張吊網床”
是他們的日常問候語。

■秦松

六月十六行

是非冷熱泡沫魚群
祝融火急從皮膚燒到心
電視獨白原始鳥歌
日夜長短粉紅的月色
一池綠水的饑渴
六月雪的異常風涼
山洪海嘯突如其來
濃蔭枯裂蓮荷漂流
灼人自灼抗洪之餘
紅腫的六月再炒一次
新的舊聞
熱風垃圾死灰盲睛
鷹犬來去泥沼浴血
夢與齒黃
獨立假期返防歸鄉
十六行之外無期

銅 像

1
銅像揮拳倒下
換上一面旗幟
旗手倒下
墓地廣場不知所以
英雄與死囚
砲口與彈坑
左鄰右舍下半旗

2
口罩寒風黃布條
樹和樹的逃亡
月亮與彈藥
戰爭與糖果
坦克花衣黃沙戎裝
血流不止

3
覆地挺生死亡無聲

砲口吞沒所有的喉舌
殘雪化不去的創痛
化武生化自慰防衛
軍火以血肉殘食
糖衣祭物壯陽防暴
轟炸工程天佑老美

耳朵的容忍

台北的槍聲與鳥聲
(當然還有其他)
容忍在直射市的耳朵上
以遠望放大鏡看
眼睫毛上的高度近視
一而再再而三不開
不通的語病

熊貓註

——近聞大陸要贈台灣熊貓

熊貓竹食以生
無肉食主義之好
風雅成性
友善無情慾
無社會問題
問題在少生殖力

武則天

武后武帝武王
集於一身 武則
天也
女性主義的先太祖
明空天下一統掌上
陽萎之失 不必
槍桿子也出
政權 武則
天也 墓誌不銘
立以無字之碑

2005年6月末在直射市

■紀弦

俳句二題

記一位詩人

從山中步出
撿到了一枚蟬蛻
卻未聞蟬鳴

入山復出山
本來就不為什麼
這才是詩人

論詩人之決鬥

普希金當年
用的是一把手槍
似乎不太美

我磨劍霍霍
要去和蕭某決鬥
可惜他走了

不久來封信
畫了一隻大烏龜
寫上我的名

又在電話裡
罵我一聲忘八蛋
就算他贏了

後記：(一)日本俳句乃世界上最短的詩形，以五七五十七個“假名”分三行組成，較之中國的五絕為更短。美國人寫俳句，以十七個 syllable 為準則。當然，我是使用十七個漢字的。但是作為一個自由詩的選手，這種定型詩，我並不常寫，偶一為之而已。(二)日本俳句作者甚多，其中尤以寫〈古池〉的松尾芭蕉(1644-1694)為我所最欣賞。(三)至於我所記的一位詩人是誰，

■卓琦培

懸崖上的松

不要從大師的畫卷上認識我
不要隔著雲霧看我

其實
我祇是在你不願去的地方
站著
任憑根
在岩石的縫隙中蜿蜒
尋找我的那份瘠薄
擁抱你不願去擁抱的
寂寞

也嫉妒過普普通通的樹
正像許多樹
嫉妒過我

2005年寄自南京

圈子裡的朋友們：想必不會不知道吧。(四)俄國詩人普希金和情敵決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說了。(五)蕭某並非一個代號，實有其人。我曾寫過一首〈三個情敵〉，見《半島之歌》頁132，皆為真人真事。

2005年1月13日，記於
聖·馬太奧老人公寓之北窗下

島之分類

島有三種
其一，大海中之孤島；
其二，群島，例如釣魚台；
其三，半島。

而我所居住
和坐在一塊岩石上寫詩的
舊金山半島，
在這個地球上，
算她最美。

■張耳

軟席候車室敘事

二叔二嬸陷在皮沙發裏
寬大地微笑。不愧是老鐵道
在湧來湧去的混亂中，一針把大車站的
牛皮戳破，舒服地坐下
等我們定下神再繼續兩年前的談話：
“那裏已經沒草了，沙化，他們說”。
才寫了幾首詩，生了個孩子，就沒草了？

暴雨打在蒙古包上，暴雨的羊
穿碧綠長裙金馬甲的紅臉小姑娘？

二叔沒變，又胖了，“只吃菜
不吃飯也胖”，全球減肥的難題。
“什麼都可以吃，什麼都不要多吃”
我聽見自己說。希望真理就這麼簡單——
而我現在就想吃禁忌的冰激凌
難以分離的手感在屁股上變成累贅
我身體罪惡又最不明朗的一部分。

怎麼辦？恐怖分子，感情陷阱，經濟危機
晚生的孩子，抑鬱症，失眠，失眠……

二叔消瘦的時候反右，犯錯誤，離婚
支邊放羊，（像我現在一樣），本來鐵定的
結果，卻像那只童話裏的聚寶盆：
“拉出一個老頭，又一個老頭……”
抓住一根貪婪的尾巴，舉起道德的鞭
二叔講故事的時候卻總是笑呵呵的
講一次笑一次——

平時背得重，出門越提越少，二叔。
我現在也有這種趨向。

■黃伯飛

外內三章

(Minute trilogy: "Without & Within")

一、亙古

曙窗外

明日再落

流水悠悠無名字

——某年某月某日——



Daybreak — windows outside
Bright Sun (tomorrow) sinks again

The water flows for ever
.....no names
—— 0 year 0 month 0 hour ——

二、我

岩石上 洞穴中

一筆一劃 一鑿一刻 有我

甲骨 楚繒 漢簡 有我

這個世界有我

這個世界不能沒有我

Me

On the rock, in the cave,
One dot or stroke;
One peck, one carving,
There's me.

On the oracle bone, Chai's silk, Han's plate,
There's me.

There's me in the world,
Evidently, the world cannot be without me!

■張敏華

河姆渡遺址

讓我驚奇的是它的存在，
七千年前的太陽，還沒有腐爛！

似乎只有泥土把歷史的殘骸埋葬，
而挖掘是一種痛。

在過去和現在之間，
鑿井取水，風把柴門關上。

傾斜的炭化的幹欄式民居，
被陶鉢和骨耜支撐。

廢墟中的貓

廢墟中的貓，過著隱秘的生活。
在白天，它屏住呼吸看著行人，
它的毛色黑白相間，
它在乾涸的下水道裏藏身，
它對拆遷生活的關注，勝過我。

究竟誰是主人？它看到城市的面具，
在這裏化上濃妝。
倒計時的鐘錶，發出錯亂的聲音，
它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日子像數字一樣，被搬走了梯子。

它跟在一群聾子的身後，
它永遠不會忘記一位絕症患者
睡眼惺忪的忠告——

“你要在廢墟中捕捉不同的色調，
包括你自身的黑，和白。”

廢墟中的貓，它是在與誰對話？
城市的砂眼，它虛妄的身影，
它在廢墟上畫滿虛線，
它想知道生活對它的補償，
它的毛色只剩下一種選擇：黑，還是白？

2004年寄自浙江

三、道

不管是誰都走在這條道上：
在道中行；
行中道在。

公轉——自轉①，
旦——復旦②。
光明驅走黑暗。

天幕後，
創造神地的神③，
主持這靈妙的機關。

①“公轉”“自轉”，地球這個行星在太陽系中的轉動。

②卿雲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見《尚書》大傳：虞夏傳）。

③“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聖經：舊約全書，創世紀第1章，第27節）。

The Way

No matter whoever he is
Shall walk this way.
“Walking the way;
There, the way is!”

Rotation —— self-rotation;
Down..... After dawn,
Light drives away the darkness.

Behind the Heavenly curtain,
God, the Creator manipulate this
Magnificent device.*

* “So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Verse 27, Chapter 1, Genesis, The Holy Bible).

■秀陶

夢

大叫一聲，我自一場噩夢醒來，她急促地搖我的肩頭：“你怎麼了？看，衣服都濕了……”

我：“……”

“快去換一套乾衣服吧。作了什麼夢說說看。”

我起身換了衣服回床。重又躺下。全身還有點顫抖地。

“什麼事怕成這樣呢？”

“妳不知道，我不是怕得發抖，我是氣得發抖。”

“作夢也生那麼大的氣，真是……”

“妳不知道，真是氣死人呀……他們居然嘲笑我們的民主，說什麼多數少數。我說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他們就嘲笑說什麼多數的笨蛋選出一個更大的笨蛋要叫少數的聰明人去服從，服個什麼屁……這樣的民主值得幾文錢……這還不算”

“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逮到了我們的總統，脫光了他的衣服，把一個項圈套在他脖子上，鍊條的另一頭牽在一個穿黑長袍，戴黑頭巾的女人手中，大街上每走一步便有人拍掌吐口水。氣死人了……”

這些也不算，最氣人的就是為了報復我們把可蘭經沖下馬桶的那種深仇大恨，他們也拿出一個大紙包，（我已猜想著我們全國根本就沒有什麼像可蘭經一樣大眾都信奉都景仰的東西。新舊約聖經麼？儘管沖吧！獨立宣言麼？民權宣言麼？沖吧！誰也不會生氣，誰也不會心痛，沖吧……）

“沒想到紙包打開後，他們把那一張張我們全國人民都流血流汗去爭取，全國人民都熱愛的百元大鈔全沖走了……哎，真是氣得我要死……”

June 05, L. A.

■秋原

五月十四日那天

五月十四日那天，洛杉磯的天氣很熱，接近華氏90度。我和朋友參觀了太空中心。對美國科技的進展不得不驚嘆。科學家們孜孜不倦，研製了各種形形式式的火箭、太空船、太空站、探測儀器、人造衛星、通訊系統……

……對遙遠的太陽系甚至外太空展開無休止的太空探險、航行、觀察、探測，進行各種各樣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聞，前所難見的太空資訊、生動地展示在千千萬萬人的眼前，真實得像夢幻，教人難以置信。參觀了太空中心多媒體的展示與介紹後，人們對太空科學與世界也增加了認識與關心。

參觀太空中心，我才開始認識太陽系九大行星。太陽是最大，最燦爛的星球，主要是由游子構成的氣體，它的存在大概有45億年。太陽很接近地球，距離是1億5千萬公里。它的體積大約是地球的3,334萬倍。佔整個太陽系體積的99%對其他的星球形成引力。它的幅射密度為地球大氣層的10億倍，約為水的160倍。太陽的光滋養了地球上的生物。經人造衛星、電腦傳遞壓縮的畫面，太陽像一個橙紅色的水晶球（有時候也呈現其他顏色。）一時之間，很難體會到它其實是一個內核熱度為1,600萬K；每秒鐘釋放的幅射能

相等於1萬億噸黃色炸藥……在連續不停地爆炸的宇宙。

然後是最接近太陽的水星。也是九大行星中第二個最小的行星。它與太陽最近與最遠距離為4700萬公里至7000萬公里。晝夜的溫差很大；大約為427°C度至173°C。在畫面上，水星很像月球。

金星與地球形同孿生。大小、密度、與太陽的距離相仿。然而，金星的大氣層很密。氣壓約為地球900尺海底的壓力。更有趣的是金星緩慢地逆向運行：以243地球日自轉一天，以225地球日環繞太陽一周。日比年長。因此無法釋放太陽的熱量。表面氣溫約450°C（生命形式無法存在。）就像它的名字，金星閃閃發光，是一顆金黃色的明星。

火星一直被視為與地球相仿的星球。它是一個冰冷的，大部份是橙紅色石質的星球。由於體積大小、密度、氣溫、運行速度都與地球相似，因此一直是太空探測與科學研究的對象。結果發現火星上有結冰的極峰，有季候的變換。科學家更認為在35億年前，火星經歷一次太陽系中最大的洪水而推論有水的存在。2002年5月，美國火星探險號在火星的南極地面一公尺以下地層，探測到冰融入泥土的跡象。

木星是太陽系中質量最大的行星。可以容納約 300 個地球。被形容是一個次星系。表面看到木星有很多星環，這可能與它是旋轉最快的行星有關。木星以每小時 35400 公里的速度旋轉，這樣的高速造成流動的氣層，把火山殞石等物質吸納捲成多條木星環。嚴格地說，木星是一個沒有固體的，大部份是由液體氫形成的行星。2003 年的發現，木星有 60 多個月亮在它的軌道內運行。

土星是一個主要由氫和氦構成的冰冷的行星。可以容納 755 個地球。它頂端的氣流以每秒鐘 500 米的速度吹向本身赤道地帶，加上星體內部的熱量形成土星金黃色的大氣層。太空中心發射的航行號太空船發現；木星外圍美麗的環大部份由冰體構成，目前已知的有 31 個月亮般的彗星在其中運行。其中最大的名為泰坦——比水星還要大。

天王星有光亮的星雲。含有大量的甲烷而呈藍色。它有 11 條星環，加上已知的 27 個月亮。由於離太陽較遠，環繞太陽一周需要 84 年。溫度約為負 215°C。

海王星也是一個主要由氫、氦和甲烷等氣體形成的行星，因此也呈藍色，1846 年被發現。它距離太陽約 45 億公里，每 165 年環繞太陽一周，到目前人類還沒看到它的一年。它旋轉緩慢，南極有陽光的夏季長達 41 年，同樣，北極的夏季也是 41 年。天王星也有星環。它也有 13 個月亮。

冥王星離太陽最遠。環繞太陽一周要花 248 年。是最小和最冷的彗星。它是由無數冰冷的星群所形成。目前還沒有太空船到冥王星去。太空中心準備在 2006 年進行探測。

地球是我們熟悉的家。也是太陽系中唯一有生命的行星。是星系中第三個接近太陽，排行第五大的行星。它的表面 70% 是水份而呈美麗的藍色。大氣層中 78% 是氫，21% 是氧和其他氣體。地球的 23° 傾斜的自轉，形成了一年四季。生命因而滋長。

五月十四日那天。有一個名叫 C.P 的人到地球上在美國加州一個叫死亡谷的地方。死亡谷地質的形成，可溯源至全寒武紀（約 5 億多年前）至第三紀（約 300 萬年前）經歷火山爆炸，海變沙漠……等演變。那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位於水平線下 282 英尺。也是北美洲最乾燥的沙漠——每年雨量平均僅 1.96 英寸。也是地球上溫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夏季平均在華氏 100° 以上。生物在這裡要以最大的適應力才可以存活。在死亡谷，通常只看到連綿不盡的不毛的石山、空曠的近乎死寂的沙漠、風化的鹽層與一片無盡的藍天。時空在這裡已被壓縮了，幾乎什麼都沒有。

五月十四日那天。死亡谷的氣溫超過華氏 100°。一個叫 C.P 的人說要在這焚燒般的極地上洗滌自己的靈魂。（或者是讓寂寞蒸發？）

五月十四日那天。天氣很熱。我參觀太空中心時，覺得這些遙不可及的天文數字、不可思議的星體運行和宇宙無窮盡的時空，都因為現代驚人的科技而變得可能地拉近，甚至壓縮。（然而人畢竟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孤獨。）我忽然感到，在五月十四日，時空已被壓縮那一天，在整個太陽系中，我最想念的是地球上在美國加州一個叫死亡谷的地方一個叫 C.P 的人。

■殷龍龍

暖冬，幾首詩

1

以前，大人們講的話
都是真的，
無論下午多麼燦爛，
我的作為多麼耐人尋味，
瘋子總在潑水。
希望自己住上高樓，
向下看；
一朵雲好似一個情人，
多年後，依然是新鮮的。
我有時想入非非，
把左腿拔出，沼澤地繞過我們的生活。
它沈默了三十六棵老槐樹。

2

當我吃力地說出漢語，
舊鼓樓早已等得不耐煩，
它要拆掉這些囉裏囉嗦的東西，
“囉嗦，”它說。

3

六個蘋果擺在桌上，
光滑、理智，
大小不一。它們舉目無親。
沒有人會登門拜訪我，
就連你也不會。

4

我隨便寫些東西，
於是，落葉擊碎了秋天。
這是最好的時機，你不發一言，
我也不能叫你開口，
內容無所謂。
我無法分身，
捨卻哪一個都霧氣彌天；
此生總能見到幾場大雪，
在雪中總能讓出地方，等你回心轉意。

2005 年寄自北京

■嚴力

不在其中

不說每首詩的誕生
都消費了時間
只說筆是要花錢買的
紙張也不是免費的
電腦即便是公司的
也是買單的結果
市場認為
業餘時間有許多種消費的方式
而在交著房租或管理費的桌子上
寫詩
也是一種燃燒體內剩餘燃料的消費
市場認為
消費造成的某幾類垃圾
有著很大盈利的回收空間
但是詩人們消費寂寞之後的那堆東西
不在其中

2005 · 5

雙贏

永遠流行的答謝方式
請客吃飯
把積累過的或者剛開始計算的
那部分感情邀請過來
度數不一的心情都善於舉杯祝酒

答謝者心態的廚藝
是關於品牌的自己
善良有著居高臨下的惡習

被投資的表情們
快速地計算著營養的比例
容量不一的湯勺
在裝卸中詮釋關係遠近的味道
餐後的深度消化
在為下一口的行為練習嘴型

2005 · 6

尊嚴

請換一換灌輸歌詞的價值方式
克服享受盈利之後的敷衍作風
尤其要杜絕用磁帶來配嘴型的
繼承權威唱腔的無聊舉措

為門票與選票掏過腰包之後
觀眾就是要用喝倒彩或鼓掌的方式
證明他們存在的品質
凡品質都有著一浪高過一浪的眼光
它們要拉網收回哪怕是做魚的成本

觀眾永遠是敲打台下樂器的高手
那是舞臺上的千手觀音和單口相聲
必須要加上頭腦去照顧的節拍
娛樂和政治一樣
在舞臺上下的較量中呈現雙方的尊嚴

2005 · 6

帽子裏的風

殘存的鱗片上反映出尾聲
半條魚在盤子裏形成自己的墓地
支撐了幾千年食慾的筷子和刀叉
在各種各樣的墓地裏經營食慾
這裏的風光已攔住其他的光陰
資源的數量決定了戰爭的規模
隔著進化論的鐵絲網
其他的可能
早已在幾萬年前與人類分道揚鑣
這邊帽子裏的頭髮飄搖
思想比風刮得更加無望

寫于 1995，改於 2005 · 6

■徐江

網上閒逛
偶爾會心一樂
某年某月
竟有俗物們爭吵
想起彼時
俺在車上
正一場好睡

世界大呵
世界參差
多年來我所見有限
感謝上天
一直賜我喜憂
以及其中簡單

這麼一口好牙
鏡頭前
強行被唇遮住

這麼一條好腿
去皮去毛
在長裙下閃耀

廣告裏的豹子和美人
博愛地偎依在一起
煎熬著我

柱上這麼棒的朝陽
映入眼中
我怎麼感到寒冷呢

田野間那麼美的夕光
美酒般四溢
我怎麼覺得憂傷啊

浮生之畔
我心戚然

彼時此刻

豹

和歌

2005 年寄自天津

■向明

棉花糖

他說 這些日子整個人
浮腫得像一球棉花糖
無論輕觸或重擊
都顯 出重量
橫豎甜或不甜 都一樣

我給了他一拳
他跌了個踉蹌
然後暴跳起來像隻皮球
原來他也會反彈
他不像一球無骨的棉花糖

立 夏

老太陽懶洋洋的
脫身了三春的發情期
不捨的臉更紅，心更燙
喜得梅雨送來陣陣清涼

立夏天氣晴，百物好收成
立夏起東風，十個魚塘九個空
二楞子趕緊收拾好心情
準備晴時多雲偶陣雨的捉弄

馬纓丹

馬纓丹瘋狂的開了
一遍泛紫
人人都說吉祥
我說正像我
遍體受虐的療傷
花開愈旺 愈會招來災難

馬纓丹瘋狂的開了
柔朵圓潤

■榮惠倫

夏日草坡

這起伏的草坡
疑是大地的胸脯
坡上的綠
一派茵茵
三五結伴的高爾夫球
正優閒舒伸裸跑
看傻了陽光

2005年7月7日芝加哥

人人都說可愛
我覺好像我
私處的頑癬
不想採摘 又總感覺手癢

日記一則

—— 2005.4.24

夜不成眠
顛倒夢想像蚊蟲一樣討厭
挑燈整理 得一楹聯：

後 真
悔 想
未 做
當 個
棋 壞
子 人

妻在枕旁囁語連連
再加整理 得一橫批：

噩夢難纏

2005年寄自台北

■夏野

詩的筆記迴蕩

多年不停頓快步奔走
上了路
現代詩行
現代詩之行晴空萬里

現代詩——
藍天上飄動著的朵朵白雲
現代詩——

山風中變化莫測的悄悄對話
現代詩——

大海中湧起著的浪花豪情滿懷
現代詩——
寓創世紀新鮮百花中親切微笑

現代詩行……
在低語
自由氣魄深藏
現代詩之行……
種籽撒下
美之花無須紅唇濃妝

6/15/05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落 日

山水隔著期盼
十五載的恥辱、欺騙、苦難
“自由了……”震撼著天地
朝向幽黯山谷滑去
紫氣西垂的夕陽——
時代的印跡，歷史的光芒
一杯酒仰天祭
海外星火點點

1/29/05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仲秋

下班回家

太陽逐漸下山
放遠望去
天空掛上海洋
海岸遠在天外
烏鴉背對餘暉
看似海鷗在雲裡衝浪

又一天了
趕路的
提著燈籠
一個接一個
在高速公路
或前進、或倒退
一一歸巢

2005/4/10

法魯賈

他寫給父母的第一封家書：
“這裡的景物和你們從電視看到的畫面幾無兩樣。人們因好奇而親近你，因瞭解而仇恨你。至於你們最關心的戰事，其實不像你們想像中那麼嚴重。聽說這裡死於戰場的比你們那邊死於高血壓、直腸癌、心臟病的機率還來得低。或許你們不相信，至今我還沒碰過半個敵人，亦沒開過半顆子彈。我想我會很快的、平安的回家，再幫老爸整理鄉下那片棉田……”

直到入城後，他終於察覺
死亡規則倒過來玩
戰爭不再是虛擬的遊戲
在他可清楚看到敵人眉毛之際
他的生命已先對方凝固

他未寫完的第二封家書是：

■藍亭

加州小鎮

其實這裏什麼也挖不出來，
睡覺也感覺不出時差，值得遺忘
衣物之間的空白。島上很多人
都死在自己的皮膚淺層，我們
準備好劃槳了
開始只向遙遠的一點點光
那是每天迷戀的洞口，我總放下雙足
放下溫馨的善意，西班牙海盜的眼裏
我就住在天使之城

老人桌上，安靜回響著水域的浪聲
幾十年前的一場紀念舞會，
光從鏡片中，折射我眼下僵硬的肢體
“我們不懂的感激記憶，和遺忘：
我們嘴裏洶湧而出的夜晚，便
淹沒了故鄉
及一切因謹慎而起的擔擾與恐懼”
當見到所有的明亮，
我的恐慌，緩緩沉浸
於長者他寬裕語境之中，片刻
海面的雲已墜成雨滴，
我來到這海邊小鎮，就不再想要去看海了

“在另一場阿拉伯式輪盤遊戲中，子彈的速度遠比我想像更快。我從獵人的角色驟變為被獵者，我的血在燃燒的油田中流逝，我的遺體被覆以美國國旗，我的死亡奏以美國國歌。在一個我似未到過的回教國度裡，我的骨灰以特製的大型郵包，以空運、以掛號、以自由民主為郵戳”

寄回老家

2004/11/27 於洛杉磯寓所

■任知

——心

我不得志
可還是有人
喜歡我的“狼狽”
無論怎樣
T恤要穿
參加他人婚禮
要穿
我穿它
騎車到碼頭
坐在廢船上
看輪渡將人們托到對岸
等對岸女友過來
看她在對岸揮手
這時要比罵人興奮
比嫉恨有趣
可這並非
與我的心相稱
我的心
是冰
她不因四季融化
也早已對人
以及人的世界
不屑一顧

被男友毆打後
次日她消失
那男人四處找她
也沒線索
在遠隔塵囂的深山
一背包客發現她
在山坡掘地
遠看彷彿是她
對抗著大山
背包客攝下
這閃光一瞬
可當他接近那女子時
他看到她滿臉淚水
她無法親手埋下
自己夭折的孩子

——失蹤的女人

2005年寄自天津

■遠方

社會問題系列之二

1、環保

都檢查過了
 你的房子大而老舊
 屋頂讓野貓咬壞了一大片
 下水道被 skunk 啃斷了好幾截
 煤氣管老化有破裂之虞
 電線則接觸不良開關不靈
 對了
 白螞蟻已經拉幫結派了
 大蟑螂更是四處招搖串聯
 地毯嘛 別提了
 你要賣房子
 先把這些拾掇好
 況且
 今冬有好幾場暴風雪呢

2、酒醉駕車

那是同一方向
 相親相近的兩車道
 地獄天堂
 卻是它們各自的終點
 且在前頭不遠
 小心了
 有人對你下了蠱
 前面是紅燈
 看清了嗎
 對面有死神逼近
 不能左轉
 旁邊有龐然怪獸
 千萬別換道
 可這傢伙怎、怎、怎……
 不聽使喚
 停、停……不、不不住呢
 前面是

■塞遙

悔 悟

巨獸低頭不語
 不肯卸下肩上的枷鎖

 神龜馱起碑石不動
 等待聖人指示

 靈斧劈開頑石
 找不到原罪

 我沿著大街小巷
 兜售理想

2001. 10 紐約

萬
 丈
 深
 淵

3、家庭暴力

那一拳
 打在不景氣的經濟臉上
 這一巴掌
 搥向性冷感的耳光
 還有無名火的一腳
 踢中不能自立的膝彎
 更有中邪似的雙手
 卡著無辜柔弱的咽喉
 還有嗎
 當然
 鄰居的貓們在竊竊私議
 那只流浪狗
 沖著冷清的馬路
 哀號

2003-04 年

1. 細雨有時候是細線有時候

細雨有時候是細線有時候
 是細密的水滴。
 風吹響樹葉
 曾經在其中叫喳喳的鳥
 一隻也不見。
 深草被腳步喇喇分開
 身後的濃綠
 又撲簌簌合攏。

河面的圓圈擴大並消失
 但無法阻擋
 烏雲繼續堆積。
 遠處村莊越來越灰暗
 那裡頭的人
 越來越灰暗
 妻子
 正燒火做飯。

2. 星星閃爍在遙遠的虛無裡

濕濕的草地上
 我們把酒瓶
 一溜兒擺開。
 涼涼的石凳
 用報紙擦淨。
 偶爾
 風從樹梢
 刮下幾滴露水。

明月當空
 我們也已經喝得
 高大威猛——
 那些扯淡
 的人和事！
 星星閃爍在遙遠的虛無裡
 下面的幾個人
 越來越不真實。

2003.5.8

■林忠成

改良劑

李白的詩為什麼成為千古絕唱
因為他用了 CR 型肉質改良劑
在朝廷高密度發酵後
把粉劑撒向民間
改善了長安市民的胴體品質
提高了楊貴妃的增肉率

這種肉質改良劑
是李白關了二十年書房才研製成功的
它的濫用激起了後宮的陣陣雲煙
掩蓋了安史叛軍的尖叫

李白的另一專利是噴霧機
是為防止好色之徒偷窺楊貴妃沐浴
專噴眼睛的

流言

眾所周知 帝國主義用二氧化碳
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強迫清朝的豬圈簽定喪權辱國的條約
數以千計的傳教士湧入中國
改行鬪豬 成為殺豬佬
在西方孵卵機的威脅下
中國的捕鼠夾紛紛上街示威遊行

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是
傳教士們自己獨吞了 5000 套攪肉機
充當帝國主義的毛細血管
在中國製造了大批人妖
用大腸桿菌欺壓晚清政府
要拔光慈禧的腋毛

後來 還是掌刀師傅了得
既割掉了清廷的肛門
又塞住了帝國主義的狗洞

■綠音

時代

孤獨是時間的野獸
吃下的毒蘋果
愛情在墓地與墓地之間
悠閒地散步
希望哼著
常常走調的歌
在田野上飄蕩

我聽見
戰爭的子彈
在城市的上空呼嘯
一些人已經死去
一些人正在死去
活著的人
像沙灘上渴水的魚

捷報

10月13日 斯德哥爾摩傳來捷報
我國老一輩的鬪豬大師
鬪豬屆的傑出代表
——王師傅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王師傅的獲獎填補了一項空白
為我國鬪豬業爭得了榮譽

授獎理由：王師傅以深刻的
現實主義手法
成功制止了三萬五千頭發情期的
種豬的痛苦
刀法精湛、準確
把時代精神掌握在一把普通的刀子裏
為我們這個時代作了有力見證

2005年寄自福建

■仲彥

龍骨

大風吹過。翻動岩層和書頁，一枚
枚骨頭，抖落歷史和煙雲
站在歲月，和
滄海桑田的靈魂中央
大河流淌……渾黃的河水中一座奧
陶紀的巨大礁石悄然聳立

一節節龍骨，舞動起來，一節節飽
嘗風霜的脊樑，
在長江與黃河的產床裏，舞出天下
九十九道水，舞出人間
九十九道虹
一座座圖騰，如雕像，刻出炎黃文
化和華廈光明……

挺立，只有挺立
才會不朽

石碾房

一座石頭寨子，住著木軸、木閘、
木輪和石碾子等等這些兄弟，在河
水中擁抱。山歌，騎著好看的木風
車從山中來，把親人抱在懷裏。茅
草屋頂，把風抱在懷裏把我抱在懷
裏

親親我，住在石碾房的童年和夢想
請親親我

2005年寄自湖南

■李雲楓

天使

1

她離你很遠，黑衣遮住半邊天空
你在黑色的馬車中沈睡，聽著陽光的聲音撕裂夜晚
她的面孔慘白，帶著陰鬱的秘密
隨你穿過一個又一個夢境
那裏的天空是紅色的，人群密集，你可以像她一樣飛行
可以很低的接近他們，像在保護嬰兒
她是一個天使，在你沈睡的時候跟你穿過整座城市
讓你坐著她的馬車，離開人群
她是一個天使，為你設計你所看到的世界
而你的天空，卻紅的使人痛楚

2

我可以安靜下來，讓所有聲音停止
我在等待你
我打開窗子，割開皮膚
只是在等待你，用一生來尋找你所有的跡象與暗示
我讚美神，禁慾，拒絕食物，朋友，甚至母親

我可以放棄我的肉體，即使它已開始腐爛
我在等待你
我讓頭髮自由的生長
把種子埋入腹腔，看著它發芽
我把自己關在雜亂的人群中
任由他們扭曲我的一切
我建造狹小的房間，把夢撕得粉碎
把陽光隔在石頭的後面
只是因為等待你
像我出生的那天一樣，在灼熱的陽光下
你仿如黑色的大鳥，突然降臨

3

那些翅膀最早開始腐爛
那些眼睛開始失去光澤
那些面孔緩慢地向骨骼塌陷
我在他們旁邊，黃昏時失去聲音
我無法說出一切
我的墜落開始得最早
他們一鬆手，我就看到了無邊的城市及人群

2005年寄自北京

■三分夜色

白骨

我想躲起來的時候
有人說起白骨
這比殷紅的血漬
和失去水分的肉身
更讓人神往
這個夜晚
月光吃掉整座城
聽不到有人哭或者嚎
我坐到市郊的田壟上
把肚子裏的月光吐出
最後一次觀看自己的臉
長滿水疹的手
露出半截白骨

失眠

今夜失眠
要給自己找一條路
從手腕開始
到手腕結束
可以找出很多條同樣的路
今晚我不想回家
只想攀爬屋頂
然後下來
用偷來的瓦
在屬於睡眠的地方
蓋一間房
讓睡眠找到家
讓睡眠可以安心睡眠

2005年寄自北京

我騎在大山的脊樑
與群山一起奔跑
我乘著神鹿奮蹄向前
神鹿讓我拜會了遠古的星辰
我踩著雲霧向太陽奔跑
太陽將雲霧化成我額上的珍珠

我踏著波濤向前奔跑
波浪給我的生命注入沸騰的音符
我乘著神秘的古歌向前奔跑
在歌音中我聽到了鳳凰的笑聲

我的奔跑沒有盡頭
因為我的瑤山本身
就是一匹永不倦怠的神駿
我的瑤山本身就是
一條不會枯竭的河流

2005年寄自廣東

■唐德亮

我與群山一起奔跑

■牧思

是夜九重奏 (選三)

1

是那處長天懸印太陽
非那處長天懸印太陽
屈子問過
李杜問過
我今又問
上帝與人誰依誰生
誰握有天地玄機
而不識后羿與夸父

時間的舷梯
豎起于人生深處
誰孤苦攀援
站立於歷史的脊樑
揮一臂涯無際岸
而來的世界
而去的世界
無不是滿目濤聲

死亡是一種永恆
生存是一種永恆
方舟沉淪
意念浮起
思無衣著
情是盛裝
或被視為頭腦的溝壑間
盤桓著太多無羈的鷹鷲

2

一個人傍一條河流住下
許多人傍一條河流住下
河流很長
人生很長
很長的滄桑裏
性別廣告與生俱來
張張魚網與生俱來

最終的市街無不是獨家公司

納稅是亙古恒律
贏虧是亙古恒律
亙古的經卷早就敘說
欲抱太陽撒手月亮
欲抱月亮撒手太陽
縱能夠瓜切一角
此後煮食
卻常常說不清何種滋味

僅有的五香豆與老酒
是記憶裏掏一把春秋
思緒裏掏一壺故情
依壁午夜
慢慢獨酌
方品出上游下游那些詩人
共同培植的一語箴言
唯有家犬才當是膜拜的上帝

4

完美非自我界定之筆
所能吐納的一種風景
于世于史于一方
契機脫手為一把冷霧
再看座標
再看路人
捋兩握老態
咀嚼出黃昏獨自走去

那些時尚
時尚的古今
古今的興衰裏
一笑一顰
變幻了多少買主賣主
多少經紀人
誰能夠說清誰能夠
一語千秋舌彈出永世真經

時空是空空為清淨

人才能站立于思維的巔峰
忘懷於極地異境
走另一種腳步
說另一種話語
以另一種情懷
看那輪自我陶醉的夕陽
再升起是否還那麼陶醉自我

■雲亮

好天氣

難得這樣的天氣
像遮蓋塵世的一切
都敞開了

好天氣讓我想念一個人
穿淡色衣服
說普通話
在一條不太寬敞的路上
小心翼翼地
維護著青春

我的名字誕生那天
天氣肯定也這樣好
父親凝望天上太陽朗照的雲彩
說，就叫雲亮吧
父親希望我的一生
像那天的雲彩
又高又白
明明亮亮的

舊照片

書頁裏掉下一張舊照片
我停下來
舊照片裏的我，年少，旺盛
兩眼充滿了未來
順著目光望過去
牆上有一面鏡子
鏡子裏有我
我想不起他眼裏的未來
是不是我現在這個樣子

我的眼裏也充滿了未來
順著目光望過去
牆上有一面鏡子
鏡子裏有一張舊照片
我肯定我現在的未來
還是舊照片裏我眼裏的樣子

■ 筱萌

春 歌

細碎的風雨不停地打探著我的屋頂
醒來的蟲蠅悠然地碾過我的腳丫
我看見露珠和泥土下的夢想
隨麥苗一節節撥高
河邊水柳下的少女
用杏花的手把河水擦洗得清潔明亮
一朵嬌羞的小花又被送到愛情的家門

割麥女人

揮起比她高的鐮刀
彎腰 乳房觸地
割下 成熟和顆顆汗珠

如田間地頭
熟落的麥香

■ 崔金鵬

離人的夢

我知道
這場飄落的雨
始終不放心
下面
乾旱的土地

最後的禮物

最後一滴淚水落下來
開成一枝美麗的薔薇
我把最後一個微笑

做成幾片葉子精美的名字
就在這個秋天裏
插進一支受傷的花瓶
在你走的時候
送給你

■ 霍兆利

明 天

為了昨日
刻在臉上的經歷
給予的喚醒
為了明天
不再有悔恨的雲霧
纏住心頭
今天 就得努力
活成自己

不要說南極永遠是冰的故鄉
當我們把火山口彙集到一個地方
不要說夜幕裏的星光
不是更遠處的太陽
當我們駕著光子尋找天堂
不要說沒有異樣的情感
湧上你的胸口
當我用誠摯的心
呼喚你的誓言

就讓太平洋的海水暴漲吧
把喜馬拉雅山脈沉入海底
就讓太陽的烈火狂燃吧
把這污濁的世界重新提煉
聽吧 雄獅的怒吼
響徹雲霄 飄成彩虹
看吧 新的銀河正捲起狂瀾
片片浪花 濺起
億萬顆嶄新的太陽

■ 魏東建

寒冬裏的詩意

當黑夜在寒冬的教唆下

擠佔白晝的時候
光和熱便化做雪花
鋪天蓋地 而來
絮被保暖將沉睡的希望
焐出綠芽 做那
通體翠綠滿眼明媚的夢
雪上行人貓著腰
偷聽希望睡夢裏的笑聲

收 成

希望熟成金燦燦的一片
老繭被汗水又泡了一遍
把希望用焦黃的目光烘乾
將無底的歲月 妝滿

■ 弓車

何處有扁舟

扁舟自然是要一葉的
比如一根蘆葦，或者叫做蒹葭
比如一片桃花，從春天流走
菩提樹的葉子我是無緣見到的了
那渡江的達摩完全可以再回到
我等船的水湄。只是
扁舟已逝，我的箬笠和蓑衣
做了唐詩或者宋詞的封面
和封底。它們太過沉重
弱水三千容不得一絲心跳
何處有扁舟，能夠小於孤獨
而大於愛，在白露為霜的秋波裏
橫渡。夢應該是最輕的了吧
裁下一截即可以做成孤帆
誰能幫我將大於太極的現實
搬運到我這樣的一葉扁舟上去？
我在等船的水湄，已華髮滿頭

怎樣從周莊出來

風太軟了
連夢，也是托不住的

兩百年前的我在船上
竟然比夢還輕嗎？

比夢還輕
便給刺在了刺繡上

一片雲被水浸透沉入水裏
風，被水浸濕沉入水裏

誰潑出一杯茶來
茶梗竟是幾段昆曲

現實是托不住的
我順勢倒在了一盞酒裏
被一隻纖手端上了“迷樓”

■姜澤華

聚會

你們這些美麗的孔雀
都是那麼珍惜地
梳理自己的羽毛
令善辯的我
沉默地傾聽
你們的炫耀
彼此交錯的爭吵
且帶上虔誠的微笑

且不要懷疑我的居心
此時我只是在
孤影自照
在審視自己心靈深處的
破棉襖
期待能對你們羽毛的光澤
會心一笑

■徐綠樹

手機

在城市的身體裏

沒有你
讓我失去了耳朵和嘴巴

我沒有代碼
與別人的對話連接不上
認識也如不認識或白認識
在城市高速運轉的血脈上
我瞪眼傻站著

破壞

在通往別的男人路上
你一直擋著我
即使跨越
你也是分解我們融洽的毒藥
這當然不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
可目前看來
我的心靈無法釋放出那種解藥
我的試圖反而總加重你更深的毒

在如此多元的今天
這倒成了不可思議

■岡居木

活化石

一百年 一萬年
不說話
被打落的牙齒
散入泥沙

嵌在堅硬裏
偶而飛出的一句
擊穿了
鋒利的嘴巴

風雨中
握緊拳頭
任歲月坎坷
自有自己的活法

手機短信

打是親罵是愛
小別的激情
在彩屏的婚床上
大幅滾動

會心一笑
小小的世界
沒有了距離
愛不釋手
恨不能一觸即發

■馮新華

電梯

一層層地上一層層地降
一層層的花朵
在春風中蕩漾
留下一層給自己
那是地平線的曙光

某夜

感覺有一隻怪獸
蹲在幽暗的牆角
用鋒利如同匕首的牙齒
啃一堆剩餘的骨頭
那雙猙獰可怖的眼睛
正覬覦著我的腳趾
這事越想越可怕
於是就一夜沒睡
總覺得要發生點什麼
可什麼也沒發生

■紀廣洋

河圖·洛書

面對圈圈點點組成的方陣
就像面對遠祖的眸子

親切而令人迷惑

像籬笆

一種源自深層的愜念
令人難以入眠

遙望遠古的星河
彼岸傳來幽悠呼聲
卻無法泅渡

凝視讀不懂的羅盤
始覺身臨其境的家園
是一隻順長河遠去的方舟
……
而遠方 誰在等待

岩 畫

步入刻滿岩畫的幽谷
好像回到久別的家園
亙古的沉默
比呼喚還揪心

指尖久久發熱

山一樣古拙
血脈一樣生動的畫面
無須落款
原始的心
與永恆的山水雲月
一同發表

面對岩畫
心頭的油彩紛紛剝落

●山東青年詩人詩選

後非非寫作特輯

◎蔣藍 組稿

非非主義是中國當代最大的先鋒文學流派，自 1986 年創立至今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巨大影響。15 年來，《非非》的每一次出刊都成為漢語詩界——乃至整個漢語文學界的一件大事。非非主義的橫空出世和一往無前的推進，從根本上改變了當代文學的基本格局和習慣用語；評論界加之於非非主義的評語，諸如：“前所未有的衝擊”、“七十年新詩史的第一次”（著名詩論家徐敬亞），“極端的語言方式”、“最激進的探索”、“驚世駭俗的反文化、反價值姿態”（著名評論家唐曉渡），“震盪發聵”（著名畫家丁方），“抵達絕境的語言實驗”（著名學者博士生導師王一川），“中國新詩史上的豐碑”（著名學者博士生導師陳良運），“展示了人類文化新的可能性”（著名評論家陳仲義）等等，可以間接地證明非非主義對主流文學秩序造成的衝擊是何等巨大！在新時期文學的大寫作中，非非以它變構藝術的執著精神和巨大的感召力，在漢語文學的當代進程中造就了一個詩藝術的非非主義時代！

15 年後的今天，非非主義以先鋒的姿態堂堂正正地進入了中國當代文學史，進入了大學和中學文科教程，成為國內外近百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和文學史論專著的研究物件。20 世紀 90 年代起始，非非主義在變構當代藝術的同時，更以自我變構的不斷革命精神，提出了“紅色寫作”和“體制外寫作”理念，開始了非非主義的“後非非寫作”新時期。

非非主義從創立開始，便受到國內評論界和世界漢學界的廣泛關注。早在 1986 年 10 月，香港《大拇指》雜誌便發表了署名林迴的評論專文：〈非非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全面介紹了非非主義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並據此預言：“一種適合中國社會境況的新詩潮——極可能是企圖超越現代主義的雛形。”緊接著，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上，非非主義受到了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1986 年 11 月 18 日，香港《文匯報》在第一版發表了該報記者姚欣保採訪報導“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的特稿：〈“朦朧詩”面臨挑戰

〉。重點報導了以非非主義為代表的第三代詩在此次會議上受到關注的情況。1993 年 6 月，歐洲漢學會主席、著名德國漢學家顧彬在《今天》雜誌發表了論述中國 20 世紀詩的文章：〈預言家的終結〉。作者將 20 世紀中國詩劃分為以朦朧詩和以非非主義為標誌的兩個階段。以極大的熱情論述了以非非主義為標誌的新詩浪潮對朦朧詩的超越和取代。認為非非主義具有世界性的意義。1996 年 6 月，美國 M. E. Sharpe 出版由白傑明等 9 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合著的英文論著《中國的民族主義》。白傑明在該書中以專門的章節評述了非非主義的“紅色寫作”和“紅色純粹”理論，將非非詩人周倫佑以及張承志、張藝謀、崔健一起列為中國當代文化中的“前衛民族主義”的代表。

從 2000 年開始，非非進入到後非非寫作時代。在詩、思想隨筆、文論等方面全面展開了對文化、思想的銳進，高揚體制外寫作，堅持獨立的話語立場。從中也湧現出了陳小繫、陳亞平、蔣藍、雨田、董輯等代表作家，相信在未來、不長的時間內，後非非寫作所生發出來的能量，將為漢語寫作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

■周倫佑

知名先鋒詩人，詩學理論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地下詩寫作；1986 年為首創立非非主義，主編《非非》、《非非評論》兩刊。出版有：《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等詩集，《反價值時代》、《成名學構想》等多部學術著作。現為自由作家，家居成都。

長詩〈象形虎〉節選

在虎到來之前
一隻羚羊在另一隻羚羊的旁邊
一棵樹與另一棵樹保持著距離

首先是必要的肅靜。一陣低沉的
嘯吼之後

那尚未啟動的意志已君臨萬物的頭頂
在空氣令人暈厥的震顫中，虎，突然出現在沒有虎的地方，秋木因驚怵而失色
從樹顛搖落的眾葉僵持在空中，拒絕下降。不是面對面，是隔著一片樹葉看
死亡的逆光裏，我看不清虎的臉
只能看見它黃銅的肩背被黑夜纏緊
印刷體的生物還沒有從紙質的休眠中醒覺過來，叢林的根部已開始鬆動了
落日肅穆的力量，在老虎悄無聲息的夢幻步態中靜靜展開……

虎經過之處，樹枝折斷，花朵發出尖叫

大片罌粟因過度的恐懼而集體自焚

第一隻躍起的麋鹿宣告演出開始
虎的指令把不同類別的動物趕到一起
擠擁成一個巨大的生物球體，然後炸開
一隻羚羊在奔逃中變成五十只羚羊
野牛以相同的跑動創造出韻律
斑馬以相似的線條製造出眩暈
虎知道我在觀察它，故意改變敘述策略——
獵物提前被虎撲倒，爬起來
再次被撲倒；虎重複同樣的動作
獵物重複地爬起來，跑開。虎的行動
迅疾而兇狠，獵物跑得更快。我看見的
不是一次獵殺，是虎排演的動物戲劇

讀一隻虎比寫一隻虎更困難，閱讀時
虎不時從我眼前走開，使我看不見它
只聽到遠處的虎嘯。一朵梅花的血印
在國家地理的銅版紙上越陷越深
落日的油墨更重了，顯出一種怪異
的紅腫，就像老虎咬過發炎的傷口
浸泡在時間半透明的防腐液中
手的刺痛譯達了虎的不安，一次
無效的閱讀。虎帶著貓科的傷感
返回動物的詞根

一次美麗的誤讀畫出一隻擬物之虎
第一天的引號帶我進入第二天的叢林

換一種讀法便是改換一種語境
把虎放到爐火純青的銅鏡上炙烤
不是虎本身，是虎口裏吐出一塊
甲骨碎片，看它如何在火焰中
翻轉、變形、破裂，然後現出兆紋
訓詁學的拆字癖，讀出偏旁部首
從這些裂紋入手，抓住虎的消息
把它從偏執的自戀中引出來，轉變成
純客觀的物象。一個僵死的獸形符號
經我手指的觸碰漸漸活動起來
在契書裏伸展腰身。這是我設想的
再讀方略，儘量向心靈靠近
讓虎回到人民內部，成為矛盾

不是戲擬，不是仿寫，是小心的試探
釋讀中的諸多疑點，使我對虎的
斑銅工藝產生了考究的興趣。鐘鼎
陷落的大澤，虎頭蛇身的造型
在澹澹水波的藍色屋頂上出沒
有時直立而歌。判斷為虎的吉祥物
虎沿著危險的風景後退，退出
石鼓的大音，虎退至山流水
用嫺熟的技法雕琢一塊羊脂的玲瓏
在最經典的敘述中，虎回到
一顆星的位置（白虎臨東，主凶、災
窮、咎）。註定為人的不祥物
虎偶爾從星象中推演出來，盤桓於
我們的夢魘與飲食，成為近鄰

■陳小藝

1983年開始詩創作，1987年入盟
非非主義。20世紀90年代以後，成
為非非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女詩人。
已出版詩集《夏天葡萄的濃蔭裏》
等。現在成都某中等學校任教。

形之上的小屋

構築一座林中小屋。從最初的誤入歧途
深入密林，層層重疊的樹
和草叢將我引入迷惘
林中空地被雨後的陽光照耀

要經歷很多次晦暗才能抵達的澄明
（使很多人視在林中路上的行走為
一種境界）

在澄明的空地上建一座中國式的小屋
打開我們身體的門，進入
很多蘭草和熏衣草插滿雕花的木窗
東方和西面的兩個窗戶接納
兩地吹來的風。風在屋中交融
空氣充沛、流暢
這樣的林中氧吧，使靈魂飄飄
伸騰，穿越

形之上的小屋，有形又在形之外
肉體褪去一層層鉛華
得以進入的小屋，瀰漫著靈魂的芳香
邀同類的人進入
來之前，你要沐身

■陳亞平

1987年開始詩創作，同年加盟非非
主義。1988年至1996年轉入現代繪
畫。1997年重續詩寫作，著有40萬
字長篇小說《血液中的宿命》。現
在成都一家新聞單位做策劃工作。

推銷的花語句

塵土散落枯木的衣架，弱光馳騁的軌道
人體堆積的，肉屏障，隔在櫃中央
肩，與胳膊的鄰接，軟與硬的交叉
鼎沸的火蒸氣廣延至街旁

店主狡黠的巧語，融解另一側行
人，遊移的眼簾

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手勢，附在他扯嗓的瀑布中，飛瀉
出波浪

指一幅雲層的走向圖，他再嚷一聲
新潮，上海貨，流行款
與一位少女交換眼色，他又深掘推
銷的源泉

清倉大拍賣，夏季少女衫

目光跟蹤少女臉側的曲線運動，向
右跨一步
他增加嗓音的高度，10元
包調，包換
帶討好意味的誘惑基礎，是他不偏
離陷阱的
價值趨動，聲音，顯示了金錢的寂靜
和運作的規律

在他放喉造勢的人群邊緣，一位老
婦噓嘴一聲
什麼包換，昨天我買一件布衫，不合身
就沒有被他換

他變了調的氣聲，繞著老婦重申
老的不換，小的換，咬緊下牙，他
喊出滾雷的
語流，順耳的，撩人的核心
包鑲在一個花語句的卑劣結構中

■ 蔣藍

1986年開始詩創作，2000年加盟
非非主義。已出版有詩集《詩歌筆
記》、思想隨筆《詞鋒片斷》、《
黑水晶法則》等。現為自由作家，
在成都居家寫作。

鋒刃之書

把你請出來，黑暗綻開一道傷口
一截沒有手柄的鋒刃，毫無懸念的弧度
鐵順著血的味道在刀身疾走
任銀子在最薄的部位蝕出朵朵白花
安靜得像一樁普世的事業，把所有的
外力吃進去
在緊握中，縱深地翻開我的肉
被鏽水簇擁的，是被出賣的感覺
要用什麼樣的速度，才能切斷我
內部躲閃的疼痛和恩仇？
你是光的孽子，你是我的王

鋒刃將寒氣推開，從影響的高潮

返回熔鍛的火焰
刃口放棄了刀柄，薄得從莊子的
三把利劍中隨意滑過
把風聲和碎影甩在後面，識破
死亡的計謀
卻可以放生一條路
你這無腿可棲的翅膀，如果一擊不中
該如何飛回我身上？

我與事物相隔一條刀背的寬度
我們在向下接近，在一根亮線上
遭遇，或反詰
彷彿我向一本書的靠近，一頁
激動的紙張豎起來，字刀
自戕呵護的秘密。那些被拋起的讀音
以吹毛立斷的決絕，使一直緊閉的血槽
逐漸睜開眼睛

置身喧嚷的都市，我身懷利器
我聽見刃口與骨頭的摩擦，沙子般鬼叫
我擔心的是，鋒刃上的缺口
怎麼才能復員

其實，我一直把鋒刃當作一根肋骨
火都無法打開的事物，鋒刃可以讓它
軟如咽喉

■ 雨田

80年代初期開始詩寫作，1992年
加盟非非主義。已出版有《雪地中
的回憶》、《雨田長詩選》等四部
詩集。現任職于四川綿陽市文聯。

隨想之9

我的一些遲鈍的想法不是在痛苦中
就是在遺忘中
產生 那有著天使面孔的傢伙她是
誰呢 而我
真的無法把一隻飛翔的鴿子留在夢
中 就像我無法挽留
那些衰老的歲月一樣 終於等到了這天
幾朵玫瑰落入天空 這是一件讓人

傷感的事情
玫瑰落入天空 它是那麼沉穩
忘情 像火焰
氣喘吁吁的上升到另一種高度
而我在許多時候
總是局促和木訥 顯得心事重重
沉默無語

如果我是一陣風 那麼從此我就不會
有那麼多的憂傷
我任性的靈魂因憂傷而變得冷漠
那些為善良
而活著的人 他們的痛苦出自于
良知和神經
誰在某時深情的一瞥擊中了我
從此落入無眠之夜
無論走到哪裡 我就會看見石頭
的光芒在閃耀
我知道純潔的愛情早已被腐蝕
渴望中 除了憂傷
和煩惱 我也是一無所獲 而在
這確切的悲哀
與憂傷之間 我發現自己是徹底地蒼老了
可是獻給人类的詩篇裏 怎能會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怎麼還再一次憂傷地
歌唱 直到
把我最後的歌聲 獻給我的敵人
但我很虛弱

是黑夜 所有的燈光都是虛弱
所有的想法
都在黑暗裏上升或崩塌 我感覺
有一種火焰
已經消退 而流行的疾病早就變成
流行的種子
並開出了鮮花 許多時候 我咬著
自己的骨頭
忍受疼痛 一個陌生的行路人對我說 道路
不是一件易破的瓷器 不能失手
把它打成碎片
而我卻告訴他 我們腳下的道路一樣
脆弱無比

■董輯

1969年出生于吉林长春，90年代
初起致力於現代詩的寫作與研究，
2002年加盟非非主義。現在長春某
新聞單位供職。

幽 居

陽光從樹葉的縫隙中
漏下來
我的心和石塊們一起變暖
我想表達 對太陽的謝意
微風吹過 呵 謝意
樹葉正在替我說出來

對太陽的謝意 大地的謝意
我不可能 比樹葉和小草
表達得更好 青苔也比我
更會感謝 太陽給他的愛
那就讓我傾聽吧
讓心靈的耳朵朝向草 朝向樹
朝向樹梢的微風也朝向湖中的波浪
讓風把花香 鳥鳴 和泥土的氣息
吹入我的 變成我靈魂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時刻 我是白雲的收藏家
我想和小溪共用一件樂器
然而我不能
我只能坐在空無人跡的林子裏
默默聽著 根鬚在泥土裏的成長
默默回憶星光 回憶蟲鳴
這時我感到松樹長進了我的思想
這時我聽到了石頭的歎息 花的歌唱
呵 這時我看見梵古割下的耳朵
正等著我去佩帶……

■後非非寫作特輯

■杜風人

《針灸山水詩穴》系列

丹田種樹

盤踞蒲團二十春秋
花開花落 一片禪
夜深人靜獨酌滿杯星斗
面壁反觀 一壁明月
明心見性的明鏡中

跋戀母情結的瀉江山水
中丹田 峰巒雲霧中的
顛中穴① 胸膛中滿江紅
滿腔中原酒氣 涉秦淮
水溝穴② 一聲長歎的宋詞

一夫當關 闖過
山海關 上丹田風月的印堂穴③
攀上泰山祭天頂的百會穴④王道
直通八達嶺孟姜女哭塌的大椎穴⑤
殘垣 蜿蜒過督脈長城
這一條委曲的鄉愁

遂發現意守長安經年的關元穴⑥
滿腹謫戍牢騷下丹田的
孤獨島 山水輪迴
種下 一棵古樹

參天摘雲攬風的傷枝殘極
尚能挽狂瀾於一杯風雨
祇為了 支撐蒲團上
這一樹孤獨的禪

花非花紛說禪的落葉
泛黃 一秋蕭瑟的丹田
仍未能拈花微笑⑦
只好苦笑了

2005.5.22 紐約孤獨島

■寒山石

星星一組

1
月亮，領著一群孩子
奔向太陽

2
夕陽墜落進海洋
濺起滿天水花

3
銀河的浪花
咋這麼亮？

4
夜的種子
收穫光明

5
是誰 一拳砸的夜
眼冒金星

6
擊穿黑暗的彈孔
淌流出明亮的長空

2005年寄自陝西

【酒誌】：

①顛中穴：兩乳頭中間一點處。

②水溝穴：口上人中直上三分之一處。

③印堂穴：兩眉中點處。

④百會穴：兩耳上沿直上頭頂相交的頂點處。

⑤大椎穴：督脈頸上第七頸椎突處。

⑥關元穴：臍下三寸《拇指橫度即針灸的一寸》。

⑦拈花微笑：參悟禪機之意。

氣功的意守丹田，有三丹田——上丹田：印堂穴。中丹田：顛中穴。下丹田：關元穴。

■黃奇峰

華山紀遊

好莊觀的五個大峰

借用纜車的“輕功”
不費吹灰之力
安然登臨縱目

松柏迎人
山徑前後都是攻城掠地的高手
一石一木盡是兵家必爭之地
“卡嚓卡嚓”之聲不絕於耳
一場華山論劍似在進行
有必要留下這次大會師的珍貴記憶

山下一位細小的挑夫
循著石級 一步一腳印
挑著一擔上蓋的水桶
上山沖洗遊人遺下的污垢

俯瞰峰下
生命渺小如草芥
禪院鐘聲
蜿蜒山徑處暢流

好美麗的五朵金花

門前的迎客松

廿多年來
它還是站成這姿態
微微躬身
右掌伸低
向客人說“請”

煎熬過
乾旱
洪澇
炎熱
嚴寒
儘管皮破肉裂
也毫無怨悔

本來初秋三月
楓林道上的濃蔭
就已開始感染了金黃
偶會有飄落的葉片 飛 舞

然而都是所謂溫室效應
惹下了讓季節
無所適從的顛倒狂亂
四月仲秋竟如夏末的炎熱

難怪滿眼楓葉
依然苦苦留戀著
樹枝上無限的風光
不肯使青色的外衣變黃

深秋五月才有了輕微涼意
葉綠素再難抗拒姍姍來遲的秋風
夜雨驟然間殘暴的掃蕩
將枯黃葉片趕離樹幹

街心及行人道上
處處堆積乾脆焦黃楓葉
腳步踩踏下清脆鳴響
離魂前仍不忘發出聲聲吟唱

秋的脚步匆匆奔馳而過
縱使是一年一度的輪迴
葉片卻不肯縱身躍落
依然對天地苦苦愛戀著

2005年5月26秋末於墨爾本

整年待人以青眼
不因酷夏而火爆
不因深秋而變色
不因寒冬而疏懶
確保每位訪客心平氣和
滿目春意

還臨別依依
不時灑下
長絲絲的
青鮮鮮的
淚行

■心水 苦戀

■呂建春

歲月不敢挨近銅像

在都城默哀的心中
半夜出入公園的同志們
偶爾會撞見他
倚著自己的銅像暗暗發愣
找不到地獄凹陷的入口
四下遊蕩許多年
承受夜空旋轉黑暗的茫然

月光失眠在眼紅的夢境
公園草地暗處
打野炮的狗男女偶爾
瞧見他失魂落魄
用銅像的陰影遮蔽臉
那陣子很多人陽萎虛脫
歪斜的腳步錯亂了邪門路徑

長舌婦的口角潰爛
苔蘚陰森森的空穴來風
萬家燈火吹滅的黑暗顫抖
星星謠傳那虱子吸血
輾轉跳到光宗耀祖的鼠蹊
那些天他私生的子孫
用外八字走路吊兒郎當

光陰在肉體裡衰敗腐壞
饑餓收緊肚皮
流浪狗穿過公園吠形吠影
慌忙撒下一泡尿
緊緊夾著尾巴咆哮落跑
轉頭見他摟著銅像
私下打量屍體腐爛的原因

那時候滿城紛紛謠傳
僵屍闖入地獄黑暗的空門
失去發言權的銅像
不說話就漆黑一片
嗜腥的黑貓跳上頭頂獨立
叫了幾聲發綠的春
使天空和都城再一次昏眩

■秋夢

和風

寫詩要像中國的崛起
大幅度的
帶著和平天使的
步音

不像戰神雅典娜
那樣驕武
帶著導向飛彈的步伐
覬覦地球的
每個角落

也不讓我的詩氣低迷
懼怕戰鼓囂張
被滋事的西風
壓倒

我的詩
帶著中國的和風
讓你欣然看到
在原稿紙上的漪漣
提升成一道
騰空的彩虹

■陳國正

萬里長城

八達嶺的水關
又居庸關長城下
仰面
一條長龍蟄枕千山
這樣綿綿又千年了

聽風私語 聽路過的白雲
細說歷史嬗遞

聽秦皇嬴政高歌
崢嶸歲月的自己

我拾級烽火臺上
不遠處搖來
戰馬嘶嘶
抑或鶴唳聲聲
原來是有人撫城
思古
掉落的句句
而我臉上不知何時濕濕的
不是汗水
才發現熱淚摸著我的臉

紫禁故宮

下車時不知是午門或
神武門
走過白玉雕欄的內金水橋
青石漫地指引我踏上
太和殿
導遊說明清廿四皇朝
登基立后的金鑾大殿
呵！金漆九龍寶座恒在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殿外遊客竟然高呼不斷
怎不見你們 臨朝施政
再顯皇權

頤和園遊

從勝地天壇的祈年殿
我又遊慈禧的園林古築
庭院小軒
老佛爺確實極盡奢華
“德音汪濊”世界長廊之最
又石舫，聽鸛館，十七孔橋……
妳揮霍了多少軍餉重建
莫非為自己避暑的一個
頤和園

雨夜

誰家的姑娘
在如此森冷的夜晚
將雨紡織

伏著玻璃窗的
一條晶瑩蚯蚓 窺探
我夜讀的神情

隨即迅速滑落
像荷葉上那顆
失足的露珠

■依雯

遺忘

一張相片 無意間
就從紀念冊的情節裡失控
陳年舊事 撕毀著
我你她三角對立的分岔線
歲月流逝 愛與恨
千份憔悴 萬份疲憊
被誰搜尋？
曾經深深地埋下那顆毋忘我
風雨過後 卻是另一種
恰似 冷暖人間
一場遊戲
一場夢

■趙明

童心已經遠離

一塊石子
在童年的湖水中激起
憧憬

爭做大人
便毅然冒險涉足
讓青春在柏油路與大廈之間
一再徘徊成又硬又冷的
淒迷
寄人籬下的蟬聲
從此失去了浪漫

留下了故鄉的傍晚
留下田裏的足印
漂流在文化與世故的交融
雲兒不再瀟灑
去秋未及採完的故事
早已不斷咀嚼成破碎的夜晚
滿懷心事
總被夢幻一再折磨成
永遠交錯的
阡陌陌陌

為什麼成長會那麼苦澀？

■蔡忠

攀援植物

苦苦糾纏不散
不散苦苦
糾纏

默問蒼天
何日得
解脫

心境

本來無一物*
何需執著拭去
那沾滿點點
塵埃的
煩惱

*引六祖慧能的一句偈語。六祖慧能是
繼中國一代宗師達摩祖師傳授袈裟、衣鉢
及心法的第六位名師。

■曾廣健

汽球

再大的個子
升得再高
都是被吹得
脹脹的
若不自量
就被
脹破

心鏡

無論那一面鏡子
公正廉直，撫心無愧
反映事實
縱然粉身碎骨

人心的那面
鏡子
為何會顛倒
是非黑白？

■林小東

童年騎著新月數星星

童年
是記憶綴連著的
一串串珍珠
是感情浸透了的
一片片淨土

那裡
有著永遠值得
眷戀
一隻隻會飛翔的風箏

那裡
有著永遠值得
回味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
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
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
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
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
，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
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
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
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
、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
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一本本雪姑七友的故事

多想
乘著風箏擁抱夕陽去
夜空裡
騎著新月數星星

多想
在雪姑七友的院子裡
多採擷些花朵
種在青春風雨中
永不凋零

雨網

偌大一張雨網
倏忽兒
撒下
網住高樓
樹木
大地
也網住了
布傘下兩顆跳動的心
一對火熱紅唇

■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

■葉盛生

一比〇

一群少年在雨中踢球
水花圍著他們亂跳
傘下的我感到
自己的眼角在抽動
當年的，我的靈魂
跑到一個前鋒身上
箭步如飛
扭過三五後衛
勁射
皮球內彎
掛網而入
“好球”
失守的門將
瞪我一眼
我得意一笑
轉身
揚長而去

絕色女子

一個絕色女子
跟我比鄰而居
每次遇上她
她都美若桃花
我感到榮幸
直到今天
我以她入詩
她該明白
遇上我
才是她的榮幸

開 花

今天清晨
我種在窗台的小花

■藍斯

嬉雨的臉

彷彿才停止的雨
迷濛窗外的黃昏漸漸攏近
突然一篷綠明亮起來
凝圓凝碧的淚花在葉椽
顫顫墜破
殘瓦老舊的屋簷
簷下一張張迭露喜悅的臉
喧嘩招搖而去
那群嬉雨的年青歲月
風雨迎面才活潑投奔
因為迫不及待的裸赤
濕髮童顏
潔淨膚體
不作嬌態的奉獻
不為契約而期待
歷史是泛黃一本
未經翻閱的書
那年代的戰爭到處漫延
冷雨中早開的花
雨洗的臉不停替換
而下一季該還依然那麼一直
不絕不縷的雨著

2005.7.1 寄自波士頓

羞澀地吐蕊了
美得令人心動
我不由得想起
賣這種籽給我的
那個失婚老板娘
也長得很美

2005 年寄自香港

■熊國華

頂鵝的人

像當年的阿媽頂著餌塊
迎接賀龍的紅軍一樣
她頂著一隻鵝
在金沙江畔一個叫石鼓的小鎮上
向遊客展示她的絕活
鵝的腳掌朝上，翅膀朝下
肚皮連接在一頂粉紅的帽子上
下面是一張痛苦而快樂的臉
滄桑如石鼓上鐫刻的碑文

她用生硬的漢語說著“表演，表演！”
既不拒絕照相，也不要求照相
就像她對金錢的態度一樣
她向碰到的每個人說著祝福的話
或者沒人能聽懂的咒語
不在乎你聽，還是不聽
也不在乎萬里長江第一灣
在她腳下慢悠悠地向東流過

據說她原來只是一個普通的
山裏的女人，因為頂鵝
上了《麗江日報》
於是她拋夫棄子，以頂鵝為生
她已經頂了三年
無論陰晴，無論晨昏
誰也不知道她還要頂多久……
或許，我們都是頂鵝的人
頂著一隻無形的鵝在世界上行走
唯一的不同，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2005 年 5 月 24 日寄自廣東

■千瀑

也是夏日草坡

那綠得可憐的
胸脯
像連綿的
起伏的
一波一波
柔軟的
乳房

來不及輕撫
囂張的剪草機一陣叱喝
輾過來
一串一串
碎了的
遐想

2005.7.18 寄自華盛頓

後記：讀荷野兄〈夏日草坡〉，
故聯想之。

■俗子

在春天降臨之前
我們將啟程
走向一個新天地
你不要笑我幼稚
像兒童扮家家酒
只一忽兒
便厭倦了

其實
我不知道春天是什麼時候來
只能靜靜的等待
那一轉瞬
花開的剎那

2005年7月18日墨爾本

追隨著春天

■李斐

地球的後門大開

亂葬崗為無辜者而開放
那班第一次上學的學童
僵白小手攤在母親淌血胸膛
不要緊，她們都不是你和我
的女兒或兒子或母親
誰理會地球的後院挖掘新墳
在伊拉克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
在耕種水稻的禾田種植玉米的高地
一排排一列列栽種地雷
不要緊，只要不是咱們去收割
一輛輛一串串自殺炸彈
叫做恐怖份子也一批批在催生
大人物在電視在報紙高談闊論
正義和人道的唾沫蓋天蓋地也蓋人
俘虜營和監獄的刑具不然生鏽
因此國界的圍牆要砌起更高更厚
就是動用大量鈔票試驗和購買
只要殺人更快更多更方便的武器
誰理會病患者等待醫藥去治療
不要緊，咱家在安全區看災區
千萬小心亂葬崗是在別人的後院

2004年9月15日紐約

嚴力的“補丁”畫和思絮

嚴力看見地球穿的天衣
出現了破破洞洞和縫線
酒就喝不下去了
倒瀉下來澆花灌草
讓花大些草長些掩蓋殘垣牆角
鑽進空心的樹
裝扮一座婆婆森林
蠱惑鳥雀築巢建家
見到海灘上曬太陽的魚兒
吐光喝過的飲料

談到有些兩腳動物的殘缺
別再上山尋藥了
歇歇吧，我勸他說
也別向深海採取玄鐵
磨斷所有割裂地球衣服的刀刃
不然就要嘔血，嚴力啊

2005年4月6日紐約

註：老友嚴力匆匆從上海回來，忙忙
走了。送贈《還給我》詩集一本，因而
戲謔詩稿一篇以酬雅意；略以填補紐約
上空飄雨吹風陰涼惆悵的離聚。

星條旗下六月的紐約

星條旗下六月的紐約
頂好 因為我不敢寫詩
艷陽天到附近謝亞球場看
大都會棒球日場比賽
和四萬球迷同唱“天祐美國”
大啖熱狗狂喝啤酒
晚上到北區觀洋基球會
王建民投快球角球曲球
外野手松井的揮棒
都好，因為我不想寫詩
在六月寫詩是自我懲罰
在家睇電視 NBA 籃球決賽
在外到白鶴拳社打套長拳
我不敢安靜下來對視自己
將體力能量替代思維能量
汗腺發揮暫取大腦的指揮
且讓快意轉移隱痛目標
還好，因為我不去寫詩
那是十多年前的六月
想起心疼摸到肉痛
哪裡長了個碰不得的膿瘡
還沒有國手妙術康復
能不寫詩紐約的六月蠻好

2005年6月8日晨

■冬夢

初會大理

記第十屆(大理)國際詩人筆會之行

五月十四日初會大理的杏花村

難以置信

只花四十塊人民幣

熱情十足的計程車司機

遙指我們

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

菜暖而辣

游子兄嫂跟陳劍舉杯向我說聲生日快樂

我發麻打結的舌頭

硬硬的

就是擠吐不出一句肺腑的“謝謝”

14.05.05 大理杏花村飯店

蝴蝶泉不見蝴蝶

步入蝴蝶泉

連一尾歡迎來自遠方詩人的蝴蝶都沒有

卻睹寫遊記的徐霞客

坐在綠油油的草地上

一副苦苦思量的樣子

遊人太多

詩人太少

泉水太吵

湖水太靜

絕對是一群白族的歌舞金花

熱熱鬧鬧鑼鼓的敲打聲

將一尾不知名的小昆蟲

嚇得跌跌撞撞的

向我撲來

註：白族人愛稱女孩子為金花。

17.05.05 大理蝴蝶泉

1.

聽完風的遭遇

叫醒滿山一片黃的葉子

想起自己的故事

紛紛搖動。如同樹下那一隻

毛毛蟲

急著脫去蛹殼

羽化，成一隻飛翔的蝶

2.

葉子紛紛搖動，山有了翅膀

卻無法飛翔

像是一場虛構的雨

淋溼不了

乾去的身體

那些飛自想像的翅膀，墜落

真實的土地上

腐朽

成為滿地的枯葉

3.

演化。它

以風的口吻，往夢的方向

悲傷，飛去

它的影子，從山頂拉至山腳

成了我腳下的山路

2005年寄自台北

崇聖寺三塔

一大二小的塔

一高二矮的塔

一胖二瘦的塔

一夫二妻的.....

我怎麼會有這種混沌奇異的想法呢

幸好

黃昏晚課佛僧的梵聲禪唱

已消凡心的木魚朝我游來

狠狠地

把我的腦袋

敲得清清醒醒

17.05.05 大理崇聖寺三塔

■哲明

山的翅膀

■和平島

白紙

一張乾淨的和詩人不同的臉

平展而溫和，它沒有紮破皮膚的鬚鬚

也忘了如何尖叫，那些春天的詞

被壓縮在午後的雌螞蟻和公蜂

花粉的味道濃得嗆鼻。而鳥聲

正穿越許多樹形的輪子

鋸木一夜夜的驚醒。關於前生

後世的傳說，原始的家

在機器的轟鳴聲中消失。綠葉在消失

而一些虛假的辭彙和僵硬的嘴

被鹹水泡軟，顯影，固化，定形

飽經風霜的臉和詩人沒什麼兩樣

伸出你的手吧

這樣柔軟的晨光。南來的風

絲綢般拂過暖暖的洋面

呼吸如此舒緩

一尾三文魚的突然躍起

攪亂了水草的寧靜

藍色的四月之光。燕子飛來

飛去。飄蕩的長髮

瞳孔裏鱗鱗的波光

正午的陽光恰好泊在空巢上

樹影一步步拉長和碎裂

這樣短暫的黃昏。躲閃的火焰

和無比的恬謐，我們的第一天

和最後一天，讓陰影把幸福淹沒

你的手漸漸隱匿。冷峻的礁石

擊碎潮汐。浸透所有沉默的腳印

2005.04.19 維多利亞

■唐果

無題

毛毛蟲把樹葉子捲起來並在裏面生兒育女和我有什麼關係
蚯蚓削尖腦袋東半球進從西半球出與我有什麼關係
螞蟻佔據牛耳朵一角私會跟我有什麼關係
誰能阻止得了當我得知毛毛蟲掉進後背的尖叫
我怎能不一進門就把門轟然關上
陌生的人啊，我還不瞭解你的祖宗八代
我還沒有愛上你
我又怎能讓你跨進我的家門並讓你睡到我的床上

2004.07 雲南

我要管好……

我要管好我的腳後跟
我不但套上絲襪還穿上高盈十寸的高跟鞋
走一步腳後跟就慘叫一聲，走到大門口
我就折回
我要管好我的手
我留長長的手指甲是為了假如一隻手越軌另一隻手
不需憑藉刀子之力就能成功制止
兩隻手絞在一起是為了扼殺那些生命力旺盛的觸角
我要管好我的嘴巴，因為我的嘴巴太喜歡說話
我極不願意讓它變成河流
我要管好我的心
不許它思念它不該思念的不許它黑白顛倒
倒冬春夏不分
我還怕它一蹦上天一沉入地

2004.08.22 雲南

■王妍丁

夢幻之旅

一處處懷舊的店鋪
時光卻是新的
紮染上沒有一絲一毫的皺紋
我是唯一不會飛的
一隻迷路的昆蟲

女人腕上的銀飾
沒有時間的彩針
我懷疑上帝
把自己鎖進了這座
猜不出年輪的老城
每一個角落都散發著
天堂明亮的戳記

蜜蜂在飛
六百年前的花瓣和葉子
都浸在綿密的
柔情與隨意裏
街道泛著秘密的青色
和咖啡的甜香

一重重的月光之門
我不知該推開哪一扇
一顆凡俗的心
卻像隨風的花瓣
開得輕巧
又似開得濃烈
想哭

彷彿是耗盡了一生的光陰
才來到這裏
我看到生活的底色
將我一點點壓平 鋪展
我看到我身體透出的寧靜
和內心洩漏的溫婉
我看到我走進時光
深處的背影

■姚園

在舌尖居住

就這樣地飄逸
留下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而你，我親愛的寶貝
依然在我舌尖居住

游離是存在的另一類詮釋
我會一直醒著
挑一個白裡透紅的桃子
給你

身後的城市 已不再是一張
嬰兒的臉 我向動物園踱去
我們曾一同觀賞的蛇
仍然保持似睡非睡狀態

以竊喜恣意竊喜

慵懶的午後 爵士樂沿著樓梯
拾級而上 紅菊花綻放成你的模樣
以竊喜恣意著竊喜
十月，有一顆心穿上節日盛裝
指尖在留言簿上 漂泊
禮花尾隨睫毛 在一襲粉色
晚裝上 等待開屏
等待一個咖啡夜晚
而房子越來越小 小得只能
煮一鍋電話粥 藏一本無字天書

2005年寄自西雅圖

變成一塊比紮染還美麗的
光斑
在陽光終年不化的巷道
蕩起沒有灰塵的微笑
和幸福

2005年寄自瀋陽

■歐陽柏燕

番薯印象

無根而生
斜斜插入乾早的年歲
在黑暗的地底累積紡錘
圓筒或球形的夢
餵養一代又一代

樸實的本心
不需天擇 不爭肥壤
綿長的莖蔓
自行許願流傳
餵養一代又一代

釀

打從堆疊的麴塊
流轉過無數接引的手
每一顆獨立的高粱穀子
彼此相約浸泡
培養默契
調和寶月泉的呼吸

每一株菌種都充滿神秘
矮性的原地種
搭配強韌的北掃種
再包容早熟的金選號
自然發酵成一首歌
蒸餾出晶瑩意象
生命一次次甦活
發出驚嘆

刀 說

切開疼痛的往事
以無數切、割、剝、刮
刺、剖、剝、剮

■黃沛璜

如 果

——讀 Kevin Young 後

夜摺起來
像隻紙鶴，兩邊

微捲，月亮只顧自己
屋簷上漸漸衰缺

我想朝著它大嚎
如鄰家那頭不受愛的狗

直至我的聲音
在世上消盡

然後，靜如壁虎
我去睡覺

2005 年寄自紐約

種種陽鋼的姿態
狐媚的身影蠱惑眾生
刀說
你我的骨血中一直儲存
好戰的殘忍殺機
打鐵師的脈搏一直敲響
試煉鋒芒的野心

再也切不出一片
溫柔的月光取暖
刀說
無須集合轟炸遺留的碎片
或以手工鍛造新款式
只需提醒世人
戰爭
是一朵野蠻的紅花

2005 年寄自台北

■明迪

夢裡夢外

這條小船已從我們眼前
經過無數次了 風琴聲遠了又近
近了又遠 我們一直坐到黃昏
“桑塔露琪亞”——
你向著遠去的小船揮了揮手
那對年近七十的新婚伴侶
朝著橋上的我們微笑

這是查爾斯河邊 還是緬因湖畔
我看不見 唐人街一家小餐館裡
我們在桌子下面手拉著手
已半小時了 菜還沒端上來
窗外不知是 Pike Market
還是 Hay Market 的喧囂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
都有淡淡的鹹味 枕邊的也是

我想醒來 可你的夢拉住我不放
“看見那座水上浮橋了嗎？”
沒有 又開錯了道 奔錯了機場

我想再多睡一會兒
據說沿著夢一直往西走
繞過 Key West 就到了東邊
沿著緬因湖一直往黑夜走
穿過布魯克林就是黎明

幾聲鳥叫 窗外已是遍地紅葉
兩隻松鼠在中央公園草地上追逐
我聞到一陣咖啡香味
你推了推我 “又誤點了”——
晨曦中你笑得陽光燦爛
背景是西雅圖的夜空

2004.11.

■李濱

演出

變幻莫測的面孔
前扑後繼地泅渡到河的對岸

黑暗中
我只想握住一塊
燒得通紅的鐵塊

可它梗在我的咽喉

我在焦急地等待
一場掌聲的雨
將它冷卻

一陣風吹來

午後
太陽灑下了太多的寂靜

一陣風吹來
掛在鐵絲上的一件紅衣服
努力模仿風箏的飛翔

周圍空無一人
我在陽臺上向下俯視著
發現整個灰色的樓群
也在模仿著風箏的飛翔

鏡子

我看到七八歲的自己
繞著井沿一邊跑
一邊往井裏丟石子
聽到從井底傳出的撲通撲通聲
然後趴到井口上看鏡子中的自己
鏡子破碎
明晃晃地慢慢把我復原

■游離

——撫摸

這是頭髮，它原來順滑有彈性，
現在已經乾澀，像被寒霜
凍過的茅草；這是額頭，仍然
在企盼著風調雨順，這片苦難的
土地，苦難並沒有減少；這是
眼睛，看到的事物漸漸產生重影；
這是鼻子，塌陷，毛孔粗大，
爬進爬出的蟲子，沒辦法看見
像房樑裏的衙役；這是嘴巴，
說過的話已經冷卻，風還在
一個勁地吹；這是乳房，撫摸
的手，在這裏顫抖了一下，它
現在只是一張褶皺的皮，像抹布；
這是，幅員遼闊的腹部以及
深深的肚臍，已經被沙塵暴覆蓋；
這是……一次次，總是到這裏，
停下來，彷彿我的祖國抓住了我的手。

——良民

這些日子我放棄修行，這些日子
我沉默，像被用過的水，
流過某一雙手，流過水池——
流進這座臨時城市的下水道，
沒有叮咚，也不去玷污原住民
的眼睛，我沉沒，像其他的
失去貞操的水，這些日子
我流過下水道，順便帶走幾片
腐爛的菜葉，油滓，排泄物，
避孕套……這些被命名為——
污濁的東西，它們統統從地面上
來到地下，和我肩並肩的前行，
有些在途中，被留了下來，成為
障礙物或者地下的良民，等待著
挖掘，這些日子，我跟它們
打成一片，並不感到寂寞——
一個漂浮的女嬰，和我相伴，
她微閉著雙眼，那麼小，
綿軟的身軀，就像剛剛出生的兔子。

2004年寄自杭州

我看到七八十歲的自己
坐在井沿邊
喘著粗氣去撈一塊塊石子
他們又濕又滑
大多又滑落進井底
我徒勞地想把撈出的石子擺回原位
鏡子明晃晃地在復原

夜晚的廣場

是黑暗的一個傷口
新鮮 散發著光 熱氣

我寫詩
用筆沾著生活的傷口
累了 就到廣場上獨行
讓兩個不同的傷口對話

夜風疾走
星群向我走過的一側奔湧

揀破爛的老婦

佝僂的身子使勁向上挺起
頭幾乎埋進高大的垃圾桶中
她用兩個齒的鐵爪翻著 找著
看見一個優酪乳瓶子
比我們在路上撿到金子還要興奮
她快速地把想要的東西
塞進身邊一個化肥袋子
烏黑的手閃電一樣閃過
倒垃圾的人們很遠就捂上鼻子
我們這些製造垃圾的人啊
衣衫整潔 光亮照人
她怯生生向後躲閃著
當她把鼓鼓的袋子背在身上
蹣跚著走想下一個目標
一束塑膠花插在袋子最上面
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陳銘華

發爛渣*

“發爛渣”的人們都在發爛渣！沒有戰鬥機、貧鈾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人腰纏炸藥到處發爛渣；有戰鬥機、貧鈾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人也到別人的地方發爛渣。而最應該發爛渣卻沒有發爛渣的人，有些顛沛流離到鄰國的難民營去；有些在家門外的樹上纏著黃絲帶等新總統卸了舊任卸新任

遠在一千零一夜之外，“發爛渣”的人們都在發爛渣

2005年2月14日

* Fallujah 的廣東話諧音。在廣東話中又指人在無奈情況下撒潑耍賴玩狠的行為。

垃圾

近年來我居住的城市附近，有關撞邪鬼祟、怪力亂神的傳聞甚囂塵上，言之鑿鑿者竟包括自己相熟的人在內。這使我感到困惑非常，雖一向敬鬼神而遠之，對此卻決心一探究竟。只可惜事情虛無飄渺、真幻難辨，苦沒線索跡象可尋

直到最近更換新電腦要丟棄舊的時候，我才悚然醒悟其中的因果關係：丟掉裝載記憶和思想的硬體，思想和記憶怎麼辦？記憶和思想不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嗎？有多少人捨得丟掉自己的思想和記憶（即使是一部份，即使是舊的或經已複製後備的）？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在棄舊之前先將“載體”清洗乾淨？即使人人識見如我，又如何知道這些記憶和思想不再繼續存在？不再以其他形式繼續在各個不同空間裡與人交流溝通衝突擊撞

2005年5月30日

■黎可倫

炎熱

那年
炎熱把我們引到
同一棵榕樹下
陽光刺眼得
看不清輪廓
酸汗融掉
握在掌中的橙汁糖
變壞了
化為泥土

清涼時
我們試著離開
腳踏沾染污泥的
破鞋
土壤滋潤出
平凡的白菌
水荳般蔓延
不知進退
記憶卻像
蝸牛的足跡一樣長
往水裡生根

重遇前
我會以幽靈般的幽默
讓日子靜靜過去

在香港大學 的主樓上

這裡，時間停留在
殖民地時代。
紅磚沉思，時鐘
嘆息，慢慢的，像個智者。
風吹到每個角落，

從黎明到日落。
陽光照耀在象牙塔上，
在西方裡的東方。

這裡，我站在石柱後，
扮演著一個思想家。
四個庭園都一樣：
長凳，露台，
池塘，棕櫚。
我每天都在這迷宮裡
迷路，卻在梵高的
身影，柏拉圖的
耳語，莎士比亞的
噴嚏，和半打
以音樂作繆思，古怪
而浪漫的學者中間，
找到方向。

這裡，我扮成
一個詩人，就這樣扮了
一個多季節。
這世界愛互聯網不愛
智慧，說我們是化石。
那我便是吧，我自以為傲。
晚上，
大提琴低迴，
在那曾在戰爭中倒下的
陸佑堂。
賓客在走廊上走著，
帶著水，酒和華爾滋。

明年夏天，當那蘋果
仍垂掛在樹上，我將
離開，掛著
榮譽，得到
啟蒙，像個
青澀的學人。

2005年寄自香港

Bush

Translated by *Kenneth Klein*

**The poet has chosen to transliterate Bush's name with a term that has the meaning "not permitted," so in this translation, "it's not permitted" could also be translated "Bush, Bush"*

It's not permitted, not permitted,
Not permitted to recount the ballots.
It's not permitted, not permitted,
Not permitted to have advanced weapons.

“war!” “War!”
With great clamour war was launched,
Using weapons to destroy weapons,
Using dictators to control dictators.
Tyrant overthrows tyrant.
Was it for world security and peace?
Was it for oil profits?

Could new sorrows and ancient hatreds
be brought to an end?
The common folk are innocent,
But war tramples their lives in the mud
and ashes.
It's not permitted, Bush, It's not permitted.

附心笛〈不許〉原詩：

不許不許
不許重數選票
不許不許
不許有尖端武器

“戰爭” “戰爭”
高呼進軍開戰
將以武器消滅武器
以獨裁控制獨裁
霸權推翻霸權
為世界安全與和平？
為油田潤利？

新怒舊恨難道盡
百姓無辜
戰爭戰爭生靈塗炭
不許不許不許

Thylias Moss 詩作選譯

◎秀陶

塗油式

男孩子們割手指來結拜兄弟，女孩子們交換月經帶。我同摩莉在商場的公廁內進行。

我同摩莉有意地從不去記彼此的生日，我們不喜歡任何數字。我們不戴錶也不量體重。

我同摩莉已試過啤酒了。我們也喝洗頭水。我們一同看醫生，我們舉起裝尿的標本杯作乾杯狀，我們沒真的喝那玩意，只不過漱漱口而已。

當我和摩莉心動時，結果我們又小心地放回原處，就像不曾碰過似的。

我們二人之間，我同摩莉有 20/20 的視力。

我同摩莉永遠就是八年級。我們喜歡那兒，我們愛那個光景。我們兩頭望望，決定不過街了。過了街的那些人都沒回來，那是個陷阱。

我同摩莉從不雙雙去約會。我們不作與乘法。不會咖啡檯上那些乘法表，我們永遠當不成正經的女侍，不正經的，也許。

我同摩莉不相信發惡、發瘋或發什麼的，我們老老實實不裝假該怎樣就怎樣。

我同摩莉互相用羊齒葉子擦屁股，用手指代替月經棉。我同摩莉抓到

什麼就用什麼。

我同摩莉愛用彼此的頭髮擦黑板，粉筆灰使我同摩莉嚙到老年是啥味道。灰嗆得我倆打噴嚏。我倆對灰都敏感。

我同摩莉是 M & M*巧克力糖，放進你口裡就化掉了。

我們進到你口裡幹什麼？我同摩莉與你打賭你永遠也猜不出，一百萬年也不行。是的，我倆都打算活那麼久，一起活那麼久。即使要我們把片刻冷藏起來，就像把照片當真東西一樣也行。

我同摩莉不管別人怎麼想。只要他們想，我倆就高興了。

我同摩莉舔食晨間草葉上的露珠，但嚙不到甜味。要到我們舔彼此的舌頭才甜。

我同摩莉穿厚實的孕婦裝，我們的船飄在我的水上。下向的風開始吹起。羅盤箱在前，摩莉流進我的河道，她的水沾上我身體就像全身塗了軟膏一樣。

*Me and Molly.

譯後：Thylias moss (1954-) 出生於克利夫蘭的女詩人。詩風古怪，矛盾而又脫軌。個集有《Last Chance For The Tarzan Holler》以及《Slave Moth》等。現執教於米企根大學。

羅拔·勃萊(Robert Bly)1926年出生於明尼蘇達。1944-1945年服役美國海軍兩年。1950年畢業哈佛大學。其後在紐約謀生了幾年。1954年參加愛奧華大學作家寫作坊。1956年獲福婁拜基金，旅行並翻譯挪威文學作品。回國後與詩人詹姆士·賴特出版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雜誌，大量介紹歐洲以及南美洲詩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聶魯達。1966年間，與其他美國詩人、作家共同創立反越戰的美國作家協會，積極發起並參與美國作家的反戰活動。勃萊更把自己的詩作《身體周圍的光》獲全國圖書獎的獎金捐贈反戰活動作為經費。至七十年代，詩人繼續從事大量的詩創作、評論、翻譯、對神話與心靈世界也深入研究。詩人的重要著作有《對貪婪之心的省思》(2001)、《阿伯拉罕星召之夜》(2001)、《死了我會失去什麼？》(1992)、《在兩個世界中愛一個女人》(1987)……不下數十餘種。其中包括《鐵約翰：一本關於男性的書》(1990)一度成為國際暢銷書，翻譯成十幾種文字。除文學創作活動之外，詩人近年更主持有關兩性關係研討會以及積極介紹外國文化，先後獲頒高根漢、洛克裴勒與國家文藝等多個獎項。詩人現與太太和三個兒女在明尼蘇達州西部的一個農村生活。

羅拔·勃萊被認為是反學院的“深層意象”派詩人之一。對歐洲、南美洲甚至中國的古詩有濃厚的興趣。他的散文詩也帶有田園詩的風味。詩人對物象多作深度的觀察與豐富的描劃。讀勃萊的詩，在其娓娓道來；平淡的詩言語與從容的節奏中見到的；大多是對物象近乎寫實的描述，然而，在不經意間筆鋒輕輕一轉，時空頓然被拉開了，給出更多對事、物、人生與宇宙體驗的層次與更廣大的想像與思考空間。詩的境界也頓然提昇。以下試簡介詩人的作品數則。

警告讀者

當所有的大麥和小麥都收割了，風也把地上吹得一乾二淨，鄉下的穀倉這時候份外的美。站在裡面，我們看到四周，一束束的陽光，從收縮的牆板的縫隙照進來。因此，一首有關囚犯的詩裡頭說，人們看到了一點光。

可是有多少鳥兒卻困死在這些穀倉裡。鳥兒看到一束束的光，便拍翼而飛可是一次一次碰到牆壁而掉下來。其實，蝙蝠進出之處就是出路；可是蝙蝠的洞很低，幾乎貼近地面。寫作的人要小心囉。不要祇讓人看到牆上的光卻沒有向驚惶失措的黑鳥指示一條出路！

我向讀者說，請小心。喜愛陽光的詩讀者也許會蜷縮在角落裡一連四天，沙囊裡什麼也沒有，陽光掉落了，眼也花了……結果他們變得像在敞開的木地板上一堆羽毛和一個骷髏頭。

八月雨

足足一個半月沒下雨，終於，在八月底，下午三點鐘天就黑了，開始是一陣陣歡呼的雷聲。雨終於下了。我在院子的桌上放了一個玻璃杯來量量雨，一瞬間我升起了一股慈愛，走到屋裡找我的兒女。他們都在樓上，在到處都是洋娃娃的房間裡安靜地玩耍，掛著圖畫，蠻有主意地把“教他們開心的小玩意”從房間的一端弄到另一端。我有一種衣錦榮歸的感覺。無需金錢，遠離墓地。我走過草坪，凝望濕淋淋的椅子，還有冷冷的毛巾，我拉了

一張椅子坐在門廊下。雨愈下愈大，把門廊的屋頂也沖走，更在我坐的附近積了一灘水。雨的泡沫流向這灘水的末端，擠在一起，最後便消失。黑色的泥土顯得愈黑一聲不響地吸著一絲絲雨水。天空低垂，一切都靜下來很像父母親生氣的情景——有一些什麼失落了被遺忘了——去年的樹葉再也撐不住，都掉在地上，有的在門廊下枯萎，有的掉到更遠的暗地裡去，它們輕輕嘆息，像鳥的蛋，或者狗的尾巴。

年紀愈大我們失去的愈多，失去愈多我們愈覺得自己就像天地間枯死的稻草，在穀倉的角落有二十年前的牛糞，在荒置的屋裡椅子往後翻倒、一個獨身漢在救傷車趕到市鎮的半路上死了他的皮帶還掛在椅背上……這一切都是屬於我們的，它們騎在我們身上就像小孩子拉著狗的皮毛，這一切都出現在我們的夢裡，它們愈來愈近，從木板牆慢慢移過來，它們教我們的行李箱變得愈來愈重，在行程之間不斷地堆積起來，把它們放在船艙，最後一定會把船身敲破，讓水從洞流進來。

擊敗一只橙子

橙子的皮柔軟呈粒狀；它有兩個肚臍，彷彿分別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誕生。當我張口咬它，我的牙齒咬的不牢滑了一下，我們覺得挺難堪，就像忘記把大門關上結果讓一隻馬跑掉。

腦袋把橙子交給十個精靈的小傢伙。大姆指的指甲先進去。其他九個老朋友也過來，要幫忙。橙皮現在露出它嚇得發白的橙肉，像邊境

美國女詩人

作品選譯

Translated by *Windy Zhang*

艾得娜·聖·文森·米蕾

我知道我只是夏天而已

我知道對於你的心而言，
我只是夏天而並非四季；
愛人，你需從別處獲取點
我所不具備的高雅情趣。
我沒有纍纍的金果出售，
也沒冬天般的智慧聰明；
可是我愛你愛得太長久，
至今懷春的甜蜜心情。
聽我說：愛人，夏天已走遠，
我將隨無聲的鼓點悄離。
待明夏來臨再回你身邊，
你將重新讚嘆玫瑰、鳥啼。
否則不久將來，你將尋覓
屬於你自己的另一夏季。

愛情並非一切

愛情並非一切：非肉非酒
非睡眠，也非雨中一片瓦，
更非漂浮桅杆托起人流
起起落落復又上上下下；
愛情不能代替肺的呼吸，
不能淨血將斷骨接起來；
但仍然有許多人想去死
就在此刻，僅因為沒有愛。
很有可能在困難的時辰，
迫于痛苦為解脫而呻吟
或因缺往日果斷而傷神，
我會出賣你的愛換安寧，
或用今夜的記憶換食物。
也許吧，我想我還不至於。

的平民在坦克車開近時抬起的臉。
右手拿了一片大的橙給咀嚼；牙齒
接過然後咀嚼麻了一下。指頭或者
牙齒不管誰比誰強都要等發麻的咀
唇。指頭繼續工作，不消片刻橙的
內臟就在掌握中，露出驚駭的裸體。

現在怎辦？兩個姆指會合，其他
八個指頭也抓緊，經過一番同心合
力之後，橙子被剝得四分五裂，指
頭們也享受勝利的濕潤。握著半只
橙的手承繼了咀巴飢渴的本性；謙
卑地建議一個最好的辦法，把這赤
裸的東西吞掉。一下子半只橙不見
了，手翻動著，赤裸裸，濕漉漉，
然而下一步卻不知道要幹啥……也
許要禱告也許要伸到餐桌上找另外
的半只。

一隻小龜

它頭上的黃紋射向未來。纖小的
頭向前伸，小龜用全力推進，接近
我的掌沿時被我抓住。爪——前面
五隻後面四隻——出奇的長，優雅
，冰冷，彎曲，蒼白得像軍官的一
把劍。在頸與頭上的黃紋讓你想起
賽車。殼的下端是蒼白的，褪色的
，被推到天涯海角——（要想像其
實很簡單，毋須多少狂熱，只要實
事求是）真像一些星球人的太空船
的底部。

坐在從蕭灣的岩石上

我坐在空曠的崖上，四周是化石
與叢叢的貝殼。海在新月下一呼一
吸。它忽然漲起來沖進岩層的隙縫
，像一個婦人的肚皮頃刻之間過了
九個月漲了起來；像奶汁漲滿在血
管裡，滿滿的像一條蟒蛇爬過一堵
矮牆。

我有一種感覺就是，在我皮膚下
半英吋的地方有一群游牧人，長
腿的男人持著火棒還有眼睛睜的很
大的嬰孩。背向著我的岩石彷彿都
有靈性。坐在石上我對死亡毫無恐
懼；死就像我們坐的飛機上的引擎
聲，一種有規律與教人舒服的聲音
。而我還沒遇到我前世愛過的女人
——怎會這樣？我只不過在這石上
愛過兩次，雖然也在月亮上面愛過
兩次，在浪濤中愛過三次。我女兒
在我的心眼中朝著我一邊跑，一邊
大笑，手臂在空氣中張開。一隻大
翅膀的鳥在陰霾中也朝我飛來，擦
過逐漸變暗的海水。牠飛遍整個地
球；經歷幾個世紀。當牠跑過長長
的草叢時牠把長跑者的歡笑還給我
，同時也把我的鈕扣、和我冷衣的
軟袖統統還給我。

夜裡站在一棵櫻桃樹下

櫻桃樹的枝上開滿了花在晚風中
搖曳，就像樂團指揮的手配合著要
來的音符而揮動。一叢叢盛開的花
彎下來，不勝風力，花一瓣瓣落到
泥土去。

我們這些已婚的人也像樹枝般搖
動，彷彿在深谷裡，一條陰暗的激
流上必須不停地撥開擋路的仙人掌
的小枝桠，逆流而上。

今天我從聖大衛頂峰爬下來走到
黑苔去，沿著岩石嶙峋的海灘爬過
山崖最後到了這個朋友的院裡。現
在已近半夜，我一個人站在黑夜中
抬頭望著櫻桃的枝桠在離海不遠的
夜空中搖曳。

詩的感性與文化知性隨想

◎秦松

詩是否是吾人唯一用來訴怨的工具？是否是抱怨終生哀嘆的發聲器？可否是生命品質與思想硬度的過濾？或許是歡敘離愁哀痛與狂喜的總和？

詩無詩“神”，只有靠詩“人”自己，以血肉之“心”守護生靈之生之痛之哀之美之愛。在現實與生存的願望中，在自然與非自然的人文中。

如果錯誤也是一種美，悲哀也是一種美，鄉愁也是一種美，然而，錯誤的悲哀在鄉愁裡的詩與詩人，良善的可哀，可愛的可憐，都以詩為外表包裝。

含蓄之美與包裝之美，前者以心領，後者以目識，有人說以神會與靈視，未免過於誇張了。

詩無定論，詩在詩的規律上運生，老化而不致於死亡。所謂“源頭活水”說，多源頭的活水，才不致枯竭成“行到水窮處”，要坐下來“看雲”。看雲是被動的，不如坐下來“抽菸”主動，而升起自我的青空。

心源的源頭以自我開發，開心以活流，“哀莫大於心死”，何不開心於活的心聲？開心一如開源。

少年強說愁，老大徒傷悲，兩極的慣性慨歎，可能是不得已的“美麗錯誤”，不一定是詩與生命的必然結局。

有很多寫文章的人，以“如詩如畫”來形容眼前的概念之美，我想彼等是排除了“愁”與“哀”的欣賞心情來說的“心曠神怡”。

少年愁的詩人們，無論中外，大都以“戀歌”與“哀歌”起“家”，有無例外？無例外的已經不寫詩了（不知是否還讀詩？），例外的人還在繼續寫詩，與生命同步以行。內在生命與外在生存時空，無可離異的發展，“哀樂中年”之後，是生命的也是詩的再生再創期，有些人寫的還是以前的詩詩。

有的詩人未到中年已早逝，留下少年愁的哀歌，如果彼等不早逝，而繼續寫

詩的話，當是另種視野與情懷的創作，才足以為續。生命無可重複，創作又何以重複？沒有話說不如不說。

現在還有人談艾略特，艾略特〈荒原〉之後就“荒”了，如早年李金髮〈棄婦〉之後就“棄”了，阿保里奈爾〈橋〉的哀歌之後就“哀”了，不過阿保君早逝於三十多歲，將要進入中年，不能以我七十多歲的心胸來看。

李金髮之棄，由於年歲增長與漂流異鄉而棄之，不再重複少年愁，也不再以鄉愁太息而寫詩，是文化知性成熟的認知，如以少年的玩意兒而無可以為繼，流於騷人墨客只會發“牢騷”而已。

又想起戴望舒，從少年的〈雨巷〉到中年後的〈災難的歲月〉，當然，後者是以成熟的生命體驗創作的，不像前者以少年的情愁，當其生命成熟視界大開之後，彼已作了自我的否決。至於徐志摩，也是三十多歲而逝，其所有的作品，大都是一些浪漫的情緒，少年夢幻情愁放大音韻格律裡（豆腐乾的新月）。與他同年代的聞一多，一開始就有關懷社會的人間性感思，其普羅大眾傾向的內涵與他要的音韻格律不大協調。生命成熟後，彼以文化的知性走向“考古”去了，越考越古的學者，也不再寫詩了。因而有一個不是結論的結論，學者與詩人是兩回事，正如教授與畫家也是兩回事。

“詩無定論，約定俗成”，“俗”定之後，可能要有懷疑與反思了。對於古典舊詩的反思，而產生了新詩現代詩以及後現代詩，這些既成的詩發展到某期某時，也不例外於反思之外。

有很多人喜歡德國已故近現代詩人里爾克的後期具有詩思的詩（彼是否在中年前後死的沒有資料，要查一查），由於生命成熟的體驗，中年前便受了法國雕塑家羅丹〈思想者〉創作的啟發。雕塑家以生命飽和的眼、心、手觸摸雕琢

泥土、石頭、鋼鐵等物質成形，賦予鋼鐵、石頭、泥土以人的血熱生命與冷凝的思考，里爾克為羅丹工作受其影響，而有了後半生深厚思維性的作品。中國的李金髮，早年寫詩，後投身於雕塑的創作，我們對其雕塑作品很陌生，比對其少量詩作印象更模糊。這不能怪李金髮個人沒有創作，毫無疑問的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繼往開來存續的問題，不珍惜創作者的心血，不重視文化藝術遺產的收藏與愛護，尤其是雕塑不像寫詩，更需公眾的視覺空間，與創作的環境。缺乏文化知性認知與欣賞，加上政治干預“攪局”，老是以“約定俗成”的庸俗品味，質疑新創作品，問題由此而生。排除政治干擾，專業性的欣賞與評論，以及作者自我，都必要以文化知性的發展加以反思。還有收藏家與出版家等，無論民間官方，養成專業，走出“約定俗成”的視覺之外，至於新的詩畫藝術發展到某個年代時期，也不免要“約定俗成”，但要把新俗舊俗時代美感精神層次分清楚一點。對歷史文化長流“泥沙俱下”，以便於沙裡淘金，而減少到最少的“遺珠”之憾。則人與文化詩與藝術有福了，人文生態之外，自然的生態秩序異化，由新科技人來說。

2004年歲末在直射市

餘話：寫詩的老友痲弦〈深淵〉之後就“淵”了，其他寫作並未停下，也可用我之理論為由，為其不寫詩而作自解

。不能以傳統的“江郎才盡”一句話，來簡單的“假設”耳。“江郎才盡”者，也是另種“俗”定之見也。

2 虛偽

2.1 虛偽源於內心的不真實，反映在作品和做人言行不一，表裏不一。

2.2 虛偽表現為 A. 逃避和 B. 佯裝。A（逃避文化逃避智慧／逃避現實／逃避人性／逃避語意等）B（佯裝大師／假洋鬼子做派／偽前衛／偽另類／偽先鋒／偽姿態／偽民間等）。

2.3 虛偽背離遠離人的（生命／生活）本質，忽略了語言，形式，詩內部的質感。

2.5 我們貌似真誠地談論自己，一層層剝開自己孱弱的靈魂，請原諒我用孱弱這個詞，這個詞矯情。一切形容詞副詞加大情感的容量，卻使敘述背上沉疴。我們為了表達而有目的渲染，強調自己的主觀情緒，從而活在某種語境中，繼而設置場景。可我們從來沒想過這個世界每個場景都有它自身的目的，這些自然的東西不是營造出來的，還有一種時候你是一個侵入者，可在觀察別人時自己恰恰成為被嘲弄的對象，原來整個場面都不該外露，你作為我在解讀——就彷彿是個極端的戲臺，你有時參照後警扭——這對於反常人來說，這才過癮，所以有時候尷尬也需要個群體來烘托，才可以達到效果，你作為個個體真正處於某個位置，自動被人指使愚弄，最後成為犧牲品，儘管你一聲不吭，這種情景有意味著什麼？

3 現實主義

(a) 包含再現外界真實，也包括再現心靈真實。寫實性描寫，只是詩初期階段特徵，從生活出發與再現生活不是一碼事，表現心靈與從生活出發並不矛盾。現實主義主張表現人的心靈，主張展示詩人的意識和直覺，這時候人的因素突出強調出來，所以從生存、生活出發是自然而且自覺的。現代生活與人與社會世界息息相關，社會物化了人，扭曲了人性，這一切是自然的，也是難以琢磨參透的，這樣需要作者敏銳的感覺和豐富的體驗，洞察到社會以及人們心理

的躁動和變化，所以心靈的呈現就需要理解世界、體驗生活。現實就在身邊無所不在，你存在就在場，關心當下已經是寫作不言自名的有效途徑。

(b) 詩人無法脫離時代，不是與世隔絕，必須溶入社會，進入社會的內核。這樣才可以瞭解這個時代，理解人們世俗生活。

(c) 現實主義抵制排斥浪漫主義，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往往強調彰顯個人品質情懷，常常借助於吟詠和歌頌，是為了抒情而寫作，即詩言志，主觀色彩濃些。現實主義往往很客觀，即使運用荒誕誇張變形的方式也完全不脫離身邊的人或事物，現實的東西是取之不盡的源泉，有一個層面還要深層次挖掘，透過現象見本質。

(d) 現實主義不是藝術創造的唯一原則，但它永遠獨立為一個側面。

4 海子

海子是一位優秀的抒情詩人，具有浪漫主義氣質，他的風格屬於“後朦朧”或“後意象”。海子寫作同樣存在著“青春寫作”的特徵，他的弊端在於用最詩意的表達方式懸置了詩本身，表現為對生命自發性地依持和崇信，還有對終極事物和絕對真理的固執。他寫作的黃金時期是在 1984-1989 正值他自己最為豐沛、藝術最為絢爛的青春，他對社會出奇的不理解，也缺少對當下的關注，而且對於人生充滿臆想，他同樣很情緒化，急躁地需要被別人承認，他的自我膨脹到無法正視自己，他也許從來沒有真正面對過世俗生活。海子的寫作幾乎與第三代是平行的，但他並沒有在第三代脫穎而出，一方面以運動著稱，一方面他與第三代發生文化衝突的根源集中在他們對人的主體性的不同態度，海子所說的人泛指全人類，而第三代指的是實實在在活生生的人，所以第三代將主題精神看作洪水猛獸，而海子所謂的主題精神卻是那麼的大而無當、空洞得可怕。誠然海子的短詩有著對美好事物的眷戀，還有對生命的熱愛和痛惜，他的短詩有摧拉腐朽的力量，他的語言也很簡潔，他的大部分詩來自生命最原始本質的部分，他意象的運用斐然所思

，有種強烈的震撼力。而他的作品卻遠離實在的生命還有對現實社會的逃避，他曾視自己為“鄉村知識份子”的角色

，這本身是個倒退，雖然他的思想在深化，而他這個人始終擺脫不了自己的局限性，他的詩中充滿麥地、神、村莊、上帝、皇帝、糧食等字眼，這絲毫與他所處的環境無關，他的詩絲毫沒有現代感也就源於此。現代感是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與這個社會息息相關，作為作者眼前是令人激動、跳躍的生活，是你遭受現代文明的衝擊，而不是逃避，沉浸在虛幻的冥思，不知所云地敘述著。再有海子的詩中充滿了自戀，他無法用平常的心態面對眼前的世界，這種心態導致與世俗不相容，讀《春天的十個海子》自然就能體會到。

海子在一生中創作了大量的史詩，這些嘗試是可敬的，而中國從來就沒有長詩、史詩的傳統，且海子史詩的傳統來於西方、《聖經》、《神曲》、《荷馬史詩》、莎士比亞的詩還有印度史詩《摩珂婆羅多》等……他早期也曾在老木主編的北大五四文學社 1985 年出版的《青年詩人談詩》中說過受江河尤其楊煉影響。海子的史詩與江河、楊煉的現代史詩在形式層次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文化內涵上（文化價值建構目標）上有著巨大差異，前者重在“尋根”用現代意識打量著傳統文化，並以宏揚民族文化為主旨，而海子的史詩超脫於民族文化主義之外，他曾說自己追求的是“融合行動成就民族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然而他所能想佔有的疆域太廣，一至自己也無法駕禦，在他充滿原始元素的語言中，意象往復的敘述中越來越空洞，還有他對神學過多依賴，他設置的大夢無人可以進入，這是最可怕的。

前一陣子在論壇上看到個“不是遺書的遺書”帖子，海子的死又有新的解釋，他的死是由於練氣功而無法控制。當然這是推測，我認為此消息有一定真實性，海子生前研究過宗教，

空谷回蕩的一聲天問

——郭密林〈峽谷〉賞析

並研究過藏傳佛教，後來他去過西藏，西藏之旅對他的影響很大，他在遺書中也說自己練氣功時幻聽、耳鳴等反映。當然外界還有他的死與在昌平孤獨有關。他臨死前曾見其前女友，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他深感自責。還有海子因無法提升自己而殉詩。諸如此類的推測太多了，但是我們必須對死者表示尊重，不要因為死者不能說話而主觀臆斷，這樣做無疑是對死者的侮辱。

海子事件是一次瘋狂的造神運動，一些人因此獲得聲名，這是可恥的，之後全國掀起了麥地詩潮，許多更年輕的詩人和愛好者成為他的影印機、瘋狂複製、模仿，這些也許是某些居心叵測者炒作的錯吧，矯枉過正導致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他使詩壇大面積地倒退。我們相信海子是獨一無二的詩人，而對於每個作者都要有方向，我們寫東西就是完成自己。

5 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一詞源於於 10 世紀的俄國，intellectual，通常的知識份子指 metel worker 是 educaication person。湯瑪斯·梅茲洛認為所謂的知識份子指人類中最能解蔽的批判者。而我認為的知識份子首先具備的是獨立人格，叔本華曾說過：“我從來不喜歡別人的駿馬在我思想的草坪上踐踏。”一個知識份子必須精神的獨立，還要具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們能敏銳地感到社會的躁動不安的變化，在國家混亂時也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們常常是不顧利害的，深入社會現實中，對社會弊端揭露進行嚴厲的批判。他們是從來不屈服任何權勢，也不由任何權威來橫加干涉。而我們的“知識份子寫作”的詩人中根本無法看到這些本質，或者說在中國的作家中都很難找出來。

在 89 年海子死後某些人，作為海子的朋友、不是朋友的朋友，他們扛著屍體招搖過市，之後全國範圍內掀起麥地狂潮，誕生了無數海子的表弟、表外甥，謀取利益者之後他們提出了中年寫作、知識份子寫作，在形式主義、引文主義、技術主義的歧路上越走越遠，雖然如此他們仍沉浸在自戀自艾的小圈子裏互相吹捧來樹立自己的權利話語。王家新在自己辯白中胡說到：“當代寫作是一種互文性寫作，詩歌肯定與生活有關聯，但不想一直宣揚的那樣直接來自生活，我想它同樣來自於文學本身……詩歌進入 90 年代，它與西方已變為以前”影響被影響“轉為平行或互文關係……”可笑的互文，難道互文就是受國外大師的交叉影響，就是大段引言和外國典故嗎？寫著翻譯體的知識份子詩人，他們滿紙教堂、咖啡、塞壬、海倫、布羅茨基、他們的作品符合自己的生活嗎？難道靠讀後感寫詩就與大師真正交流了嗎？他們真正理解了那些大師作品嗎？他們受所謂西方大師影響使之成了跟

峽谷

誰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
扔過去，群山的傷口
流出白色的血來

原刊《新大陸》
2005 年 2 月第 86 期

微型詩是一種藏大千於沙粒的藝術，要在精短的篇幅裏展現出恢弘博大，實非一般筆力所能及。郭密林的這首〈峽谷〉卻以雄渾簡勁的筆觸，描摹出了一副群山莽莽、峽谷重重、江水滔滔的悲壯場景，洋溢著一種深沉厚重的憂患意識。

起句“誰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似是洪鐘大呂般的一聲霹靂，扣人心弦而又驚人魂魄。洶湧的急流在陡峭的山崖間奔騰翻捲，濤聲連天，如同一條緞帶嘩嘩舞動。作者準確地抓住了描寫物件這最基本的特徵，並辟前人未辟之境，形象地用“一帶水聲”就將這脫韁的野馬信手擒住，令激越澎湃的水聲固化為“一帶”，變無形為有形。進而流暢自然地抓住這“一帶水聲”，把它“扔過山去”。所以“一帶”是“扔”的伏筆，“扔”是“一帶”的高揚。一個“扔”字，既寫出了滔滔江水轟鳴激蕩，又寫出了道道峽谷幽深莫測，也寫出了條條山脈的逶迤連綿。這句“誰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先是將震耳欲聾的“水聲”有形化為“一帶”，化動為靜；又將“一帶水聲”“扔過山去”，化靜為動，一句之內，動靜交錯，變幻無窮，使我們不由和作者共鳴，發問一聲“到底是誰”？！

對於惜字如金的微型詩寫作來說，重複乃是大忌。但作者緊接

著又是一個“扔過去”，以重疊的藝術再現出群山相擁、連綿起伏，不僅將“一帶水聲”扔過一座又一座山，使道道山脈、重重峽谷盡顯眼前，空谷回蕩不絕的水聲此伏彼起；而且“扔過去”，如同手持一根巨椽用強勁的力量，再一次撞擊著我們的心靈之鐘。“扔過去”到底有何等的重量啊，竟砸出一道道“群山的傷口”，而這“群山的傷口”竟“流出白色的血來。”

如果說“誰把一帶水聲扔過山去”是一句壯觀的鋪墊，那麼“扔過去，群山的傷口／流出白色的血來”就是一種悲情的流淌。讀到這裏，我們才震驚地感到：峽谷，你這“群山的傷口”，滾滾流淌的竟是大山的“血”，而且是“白色的血”。這是怎樣一種悲壯的場面，又是怎樣一種震撼人心的血腥！此情此景，我們禁不住要仰天長問，大山啊，你這挺立於天地之間的、鐵骨錚錚的硬漢，怎會有峽谷般撕心裂肺的“傷口”，你怎會患上疼痛得以至使你吼叫不息的“白血病”？！我們也不由回到詩的首句，悲憤地問一聲“是誰”，“是誰”撕開這一道道傷口，讓群山血流成河、暴怒成災？！人們啊，殘害自然就是殘害人類自己，請放下你高高舉起的斧子吧，用綠色的心態來醫治這群山的鮮血淋漓！

情由景生。一首微型的〈峽谷〉，竟是一道道的“傷口”，一條條崩裂的“血管”，我們的心，不由為之震驚，為之沉重。一首微型詩，能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當屬不易。

2005 年寄自陝西渭南

多元混生的詩叢林

◎林忠成

一

目前，能正常運作的詩論壇大約有 300 家，我是其中 270 家的註冊用戶，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分別上這些論壇去溜溜，截取資訊或與老朋友嘮嗑。

這麼多論壇，可以分成幾種特徵：

A：喧嚷式。較突出的有揚子鳄、他們、詩選刊、詩江湖等，這些論壇的遊客大部分時間都在詩週邊吵吵嚷嚷，成日裏刀光劍影、殺聲震天，只有少部分內容在指向詩本質，大部分言論都是漫罵、挑釁、對不同審美趣味的人進行人身攻擊，很多已涉嫌誹謗、侵害名譽了。只不過大夥都沒那麼較真，你踹我一腳，我啐你一臉，論戰雙方誰也不純淨罷了。有人樂此不疲，當作生平快事，本無可厚非，各人趣味不同嘛。參與謾罵的，既有中間代的名流，也有 70 後、80 後的小雀們。中間代的一些口語宗師，之所以摺下臉面與小雀們糾纏不休，有時出於維護自己的價值體系，有時為維護自己的詩壇權威地位，摠低別人以鞏固自己。70 後、80 後的夥計們，出於“進入歷史的焦慮”往往顯得心浮氣短，通過不斷地折騰，吸引他人“眼球”。“眼球經濟”不是作為一個新興產業正方興未艾嗎？另一些，可能出於對自身被邊緣化、荒漠化的一種反抗，官刊不發咱的詩，民刊圈子氣又太濃，只剩下互聯網成了這群人安身立命的依託了，假如這最後一塊陣地還不能吸來大家的眼球，那還有救麼？其實我挺理解這幫夥計的焦慮，他們沒有什麼優勢引起關注，即使寫出了好作品，也會被晾好長時間才會被人注意，甚至被埋沒。歷史對成名作者與未名作者的接納速度是不一樣的，這當然對後輩作者很不公平，這個局面是由老牛拉破車的文學體制與落後的審查制度決定的。這些喧嚷的論壇的存在，當然是必要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嘛，“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薩特）。它們提供了一個寬容的詰辯環境，允許各種思想自由交鋒，這本身是一個詩叢林健康生態的體現，不能動則封掉別人的 IP。論壇上的遊客都心明

如鏡，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沒必要把論壇辦成“清教徒俱樂部”或“平面教堂”，“異質互生”難道不是這個世界的原生態嗎？

B：平和式。它們構成了目前詩論壇的主流，包括此次入選《網路集團軍大展》的中國新詩刊、第三條道路、漢詩評論、新詩代、第三說、審視等，也包括未收入〈大展〉的趕路、東北亞、流放地、新漢詩、平行、詩旅程、詩歌月刊、北回歸線等。它們品性純正、溫文爾雅、和風習習，不搞極端，那邊的遊客沒有誰會隨地吐痰或在大街上脫褲子，幾乎聽不到潑婦罵街。這些論壇是比較純粹的詩交流平臺，是作者們交流寫作經驗，探討詩理論的天堂。各註冊用戶就詩語言風格、結構變異、意象營造、歷史源流、象徵體系等具體寫作過程作各種探討，這對詩在技術上的進步作用是明顯的。

喧嚷式、平和式這兩類論壇的點擊率高，帖子刷新快，人氣旺，尤其是那些能定期或不定期推出紙刊的那些論壇為甚。往論壇上貼作品，貼得再多都是過眼雲煙，不會留下什麼痕跡。有實力推出紙刊的論壇，吸引人的就是它們可能讓你留下痕跡，讓你的作品進入紙刊，從而幫助許多人釋放了“進入歷史的焦慮”。當然，這個歷史不是整體史，只是局部史。這些論壇推出的紙刊，印刷越來越精美，品質越來越高，影響也越來越大，有的民刊的發行情快接近官刊了。其中比較優秀的是：《伯樂》、《第三條道路》、《中國新詩刊》、《新漢詩》、《趕路》、《新詩代》、《野外》、《中西詩歌》、《新城市詩刊》、《垃圾運動》、《北方向》等，其中論壇已經停止運行而紙刊仍在出版的《撒嬌》讓人懷念不已。

C：落寞式。論壇本身就是荒野上的植物群落，自生自滅。許多論壇的斑竹由於工作繁忙或生活緊張，抽不出時間來照看自家的園子。有的是斑竹自己缺乏號召力，無法形成磁場效應。遊客來了，沒人搭理，時間一長，這些罅子自然雜草叢生，一

派蕭條，門前冷落車馬稀呀。這樣的論壇大約有 50-80 家左右，如中間、好色、詩文化、鋒刃、進行、文學島等。

二

以上三類論壇是國內的，在國外，詩論壇不多，只有一行、新大陸，剛誕生的北美風、常青藤。一行與新大陸都以紙刊作為強有力的支柱。一行的紙刊出版近幾年陷入了困境，出版時間遙遙無期，有時兩三年才出一冊。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據一行論壇的主持藍皮先生說，主要是經費。可能還有精力投入的原因，嚴力老同志滿世界跑，管理論壇、編輯出版的日常事務全落在藍皮一人肩上，不累都不行呀。如此下去，一行作為民刊中的國刊，必將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野，是否最後只出現在人們的回憶錄中，讓時間去驗證吧。

創辦於洛杉磯的《新大陸》，其實一直都處於被忽略的不公正地位。它誕生於 20 世紀 80 年代末，是目前海外華文詩刊中惟一定期出版（雙月刊）的刊物，堅持了十幾年，不論是狂風暴雨還是驚濤駭浪，都未能終止它的出版，16 開彩色封面。所有編輯事務、經費籌畫，都由主編陳銘華先生負責，沒有堅韌不拔的意志與不索回報的奉獻精神，是做不到的。《新大陸》對中國詩的貢獻，其實不遜於國內哪家官方詩刊，更不遜於哪家民刊。不論是當年叱吒風雲的朦朧詩大將北島、芒克、舒婷、多多，還是鷹睨長空的第三代詩人于堅、韓東、周倫佑、楊黎、西川、王家新、歐陽江河、楊煉、翟永明，以及目前活躍在國內詩壇的中間代、70 後、80 後作者，大部分都在上面發過作品。但是，評論家們提到海外民刊對中國詩的貢獻時，總是對《新大陸》避而不談。其實，它已漸漸形成廣場中的一塊偉岸豐碑，你無法繞過去，假如你寫的詩史要讓人信服的話。

當年如雷貫耳的《今天》至今還在海外以季刊形式出版。我曾在陳仲義

先生家讀過幾本 1996-2000 出版的《今天》。令人相當費解的是，主編北島主要是以詩聞名詩壇，其到目前為止的文學成就也主要在詩，為什麼要花大量版面發小說、無關痛癢的散文、雜文、不著邊際的文學評論？詩版面只佔了可憐的十分之一左右。它沒有建立自己的網站，許多人根本找不著它，難怪徐江說它“日趨狹隘的編選趣味使它成為一種只流行於少數先鋒詩人圈子的老頭兒刊物。”今天的《今天》已成了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老年俱樂部會刊”，少數詩貴族聊以自慰的一份《老年生活》。當今活躍詩壇的作者，可能有許多根本不知道它的現在的存在。可以說，自它移到國外後，就成了 70 年代末期的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回音，消失在大部分詩人的視線以外，談不上什麼影響不影響了。我曾問過陳仲義先生，“北島的敏感政治身份會不會妨礙《今天》進入中國海關？”陳老先生相當果決：“《今天》在國內暢通無阻。”

此外，一個奇怪的現象是，與大陸轟轟烈烈的詩網路運動相比，臺灣卻冷冷清清，至少在國內 300 家論壇的連接上，我沒有發現一家是來自臺灣的。另外，臺灣的重要詩刊《創世紀》、《現代詩》、《海鷗詩刊》、《乾坤詩刊》等別說建立詩網站，連個電子郵箱也沒有，這是愚鈍如我輩者相當納悶的地方。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蘭德爾·賈雷爾(Randal Jarrell)，1914-5-6 生於田納西州納什維爾，1965-10-14 卒於北卡羅來納州查珀爾希爾。幼年隨父母從田納西遷居南加長堤市，在那裡住了不久，父母離異，遷回納什維爾。賈雷爾於 1926 年曾再訪南加一年，這次他在好萊塢和祖父母以及曾祖母生活在一起。之後他一直對這一段童年生活思念不已，稱之為“失落的世界”，在他去世前出版(1965)的詩集標題，有大量篇幅描寫他自己的童年。

父母離異後，他經營冰淇淋生意，富有的舅父把他送進一所私立學校，並鼓勵他寫詩。該校的校徽巴特農神殿(建成於公元前 438 年的希臘雅典娜神殿)給了賈氏很深的希臘傳統印象，幻想自己是司酒神——美少年干尼米(Ganymede)的化身，象徵美和慾望的崇拜。1939 年，在他舅父的供應下在該地著名的范德比爾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賈氏後來也在該校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賈氏於 1942 年參加美國空軍，擔任航空塔操作員。那時，他已經是一個極具慧眼的詩人了。他的第一部詩集《獻給陌生人的血》(1942)是反戰的。而他描寫戰時經歷的《小朋友，小朋友》和《喪失》則分別在 1945 及 1948 年出版。他的短詩〈The Death of the Ball Turret Gunner〉(炮塔內機關槍手之死)描寫無辜的在醞釀中的胎兒，特別打動人心，因而成名。

戰後，賈氏執教於紐約州的一所進步的女子學校薩拉勞倫斯學院，並與德國猶太裔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 Arendt)來往和學習德文。賈氏唯一的一部諷刺該學院的小說《學院小景》於 1954 年出版，同時開始將哥德的詩集《浮士德》從德文翻譯成英文，不過後來只完成了該詩的上半部。

賈氏天性內向，加上他的生活背景

，因此特別喜歡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包括古典音樂和文學。他的詩作頗受里爾克(Rilke)的影響，同時他也深刻地閱讀弗洛伊德(Freud)的心理學書籍，他也喜歡駕駛開蓬的德國賓士跑車自由地在公路上奔馳，而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德國裔。

1947-1965 賈氏執教於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了文學評論集《詩與時代》(1953)、《超級市場上一悲哀的心》(1962)、《文學評論第三部》(1969)和詩集《七里格拐杖》(1951)、《華盛頓動物園內的女人》(1960)和《失落的世界》(1965)，並創作及翻譯了不少兒童故事。在麥卡錫反共的五十年代，曾有些壞蛋學生寫信給國會議員中傷他是個共產黨員，並曾為該黨作宣傳。因他是反戰人物，雖然無損聲譽，但帶給他不少麻煩。而他的古巴卡斯特羅式鬍子在公共場所上也觸怒了保守人士。自白派詩人中有許多精神崩潰，賈氏也逃不出這個自白和心理困難，他曾因心病而割手腕自殺，幸被救回。1965 年，他在公路上被汽車撞死，但許多人猜測實係自殺。

夏皮羅(K. Shapiro)稱賈氏為艾略特(Eliot)以來最偉大的詩人和評論家。他在五十年代時大膽地重新肯定弗羅斯特(Frost)、惠特曼(Whitman)和威廉斯(Williams)三位詩人的地位而著稱。曾是他老師及朋友的蘭賽姆(Ransom)，表揚他具有南方固執的新批評派(New Criticism)和絕望詩(The Fugitive)的偉大資質和該派的年青得力幹將，可是他因討厭該派的毛病而殺回馬槍。不過他也是最早有見識地評價洛厄爾(Lowell)長詩《威瑞斯勳爵的城堡》，將之看成是主要詩人的成就。但賈氏也染上了自白派的神經質，成了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而早逝。他的貢獻在於扭轉文化批評潮流，誠然，他的詩成就比不上他的評論。

編輯筆記

●本期出版前夕，收到西雅圖詩人姚園寄來新出版的《常青籐》詩半年刊，翻閱之下，感觸良多，乃從詩刊物談起。詩沒落了嗎？觀諸詩人數目增長的速度之快、地域之廣，答案是否定的；但證諸原有和新出版詩刊的質量，則答案又似乎是肯定的！無他，銀根短缺是也。長期以來詩壇就有一個奇怪但不是沒法理解的現象，那是寫詩的人太多，訂閱詩刊的人太少，這不是說詩刊沒人讀，而是要花錢去讀，就沒有人願意去做。以新大陸為例，網絡上的點擊次數每期與實際的訂閱份數比，何止千倍？而一年的訂閱費用僅等於寄六本刊物的郵資，一份洛杉磯時報或世界日報的一個月訂費要比它高出許多；與朋友一頓便飯的價格也比它高出許多，但詩人就是不願意訂閱，或者訂了一年半載，但看看自己的作品沒有發表一兩次，也就不再訂了。十餘年來，我們看到過多少詩刊前仆後繼？其精神當然可嘉，我們衷心祝福，以上雖然是牢騷說話，但也是經驗之談，僅提出與大家共勉。

●本刊一向向本著交流的宗旨，每期提供不少篇幅給世界各地的詩友發表特輯，本期亦不例外。除了“後非非寫作特輯”要感謝詩人蔣藍代為組稿外，“山東青年詩人專號”及“越南華文詩人作品選”則是編者從最近幾個月這兩地的眾多來稿中集輯而成。希望讀者會喜歡。

●我們的網站一直都在改進中，十餘年八十多期和各種特輯都收羅在內，並有自由張貼作品和發表意見的論壇，歡迎大家到：www.newworldpoetry.com 瀏覽。不過由於網路傳播的速度以及印刷本的篇幅問題，希望詩友們不要將已張貼過的（包括在其他網站）作品寄來，一般而言編者都不會再發表在印刷本上的了。

●上期（88）黃伯飛詩作〈與子同行〉英文第三節第一行 often 是 after 之誤，中文附識中第四行第一字“攪”是“搞”之誤，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詩訊

●詩人畫家羅青 2005 美國洛杉磯畫展分兩部份展出：1. 負面力量——由畫法到書法 9月10-10月20，2. 正面妙想——由書法到攝影 10月22-11月26。展出地點：LMAN gallery, 949 Chung King Rd, Los Angeles CA 90012，電話：213 628 3883。

●新大陸詩刊同仁、詩人方明繼 2004 年獲台灣《創世紀》“榮譽詩獎”，今年又奪得台灣中國文藝協會第 46 屆“新詩創作獎”，成績斐然。

●《常青籐》詩刊今年六月在美國西雅圖出版刊號，由大陸旅美詩人姚園主編，為半年刊。投稿電子郵件：ivypoetry@hotmail.com。

●南京詩人蔡克霖詩集《蔡克霖世紀詩選》經於今年 5 月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列為“中外現代詩名家集萃”系列。

●台灣著名詩人張默詩集《無為詩帖》於今年 3 月由“創世紀詩雜誌社”出版，本集是非賣品紀念版，簡樸大方，附詩人家鄉無為照片多幀，卷末有小跋，共收詩 38 首。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人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